

APR 1947  
2082

# 自由世界

## 半月刊



第一卷·第四期

自由世界出版社發行

平北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



# 自由世界

半月刊  
第一卷  
第四期

## 目錄

從重慶到莫斯科 (半月瞭望).....	編者 (三)
<b>論經濟的民主</b> .....	千家駒 (六)
從中美經濟關係論美對華政策.....	狄超白 (八)
<b>戰後蘇聯的動向</b> .....	思慕 (一〇)
蘇聯與中國內爭.....	赫生 (三)
<b>蘇聯和西方</b> .....	張鐵生 (六)
論美蘇在中國的關係 (譯文).....	拉鐵摩爾 (一八)
蘇聯——堅持民主和平的堡壘 (戰後世界問題講座)	沙溪 (二五)
<b>論柯洛倫科</b> .....	柯托夫作 何家棟譯 (二七)
關於羅曼羅蘭翁.....	陳原 (三〇)
民主和內戰 (雜文).....	陳此生 (三二)
藝談「變」 (雜文).....	杜宣 (二九)
詩二首.....	家槐 (三〇)
反內戰運動的大流血 (通訊).....	狄思 (二八)
致美國總統書 (文稿).....	九明 (三三)
編者·作者·讀者.....	編者 (三四)
兩個世界的橋樑 (封面漫畫)	

封面設計：薩一佛

# 自由世界

第一卷·第四期  
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主編人：張鐵生

發行人：陳良直

總發行所：自由世界出版社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店

定價：零售國幣每册二百元

## 稿約

- 一 本刊各欄歡迎投稿。
- 二 來稿以五千字為限，但特約稿不在此例。
- 三 譯稿請附寄原文，或註明出處。
- 四 來稿編者有刪改權，不願者請預作聲明。
- 五 來稿如不合用，概不寄還，如須退回者請附足郵費。
- 六 來稿請書抄清楚，勿寫反面。
- 七 本刊不收文書稿件。
- 八 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暫致謝稿國幣五百元至一千元，特約稿在外。
- 九 來稿請註明詳細通訊處及其姓名。
- 十 來稿請寄重慶市自由世界半月刊編輯部。



# 從重慶到莫斯科

## 政治協商會議展望

北望重慶，目前牠不僅成了全中國所注意的一個目標，而且還成了全世界所注意的一個目標。

爲什麼？因爲在聖誕節前後，中國和全世界所希望的政治協商會議，就要在重慶舉行了。顯然的，這個會議已特別以美國駐華特使馬歇爾的來華，及中共代表周恩來，葉劍英等三十餘人的飛渝，而更增加了一般人的希望。

政治協商會議，乃是在雙十協定裏規定的。當我們在慶祝過雙十節以後看到雙十協定的時候，國共雙方之同意於政治協商會議的組織，我們的興奮真難以言語形容。但是，可惜的是緊接着「杯酒言歡」的下一幕，並不是我們所希望的「和衷共濟」，而是我們所反對的「兵戎相見」。到現在，事實不但證明了誰延緩了雙十協定的執行，誰阻礙了政治協商會議的實現，而且還證明了武力並不能解決政治問題。泰晤士報說：政治解決的成功，只需要交涉而不需要武力。這却是迷信武力者的一聲警鐘。

政治問題還是需要政治協商會議解決的。而當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舉行以前，我們又要注意

：迷信武力者還沒有中止進攻，內戰還在進行。內戰如果不能停止，則任何政治談判一定要遭受莫大的影響。我們既反對一面締結協定，一面下令進攻的事實，也反對一面談，一面打的陰謀。因此，儘速停止內戰，這實在是國共以及其他黨派舉行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個重要任務。

復次，政治協商會議所須注意的，不僅僅在於停止內戰，同時還在於政治民主化以及民主聯合政府的成立。中國一切的人民都要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以及身體的自由，一切的政黨都要在法律上取得平等的地位。就是將來的國民大會也須在政治協商會議裏討論一下。我們相信：政治民主化的問題如果能澈底的解決，則軍隊國家化的問題一定是能跟着解決的。

不過，政治協商會議究竟能不能順利的進行，以及能不能成功，這不獨需要參加的黨派作不屈不撓的最大努力，同時還需要廣大的民衆堅決爲爭取民主而奮鬥。

## 歡迎馬歇爾來華

重慶在準備舉行政治協商會議，同時這座山城也在準備歡迎馬歇爾，因爲他已在十五日離美來華了。

當然，馬歇爾的來華，將不僅僅受到重慶的歡迎，並且還要受到全中國的歡迎。我們之所以歡迎馬歇爾，乃由於我們反對蔣任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我們之所以反對赫爾利，乃由於他所執行的並不是故總統羅斯福的政策，不是史迪威和高思的政策，而是他所說的「另一種外交政策」(這是他攻擊他的政敵的話，其實正是他自己執行的)。這一種外交政策如果用勃蘭勃的嘴來說就是這樣：「赫爾利大使曾經設法使國共調協。以私人關係而言，他做得不壞，但是人們不免會覺得他把翻解的技術和欺騙的技術混而爲一。他的拒絕把軍事供應品給中共的政策，加上魏德邁將軍的在戰後時期武裝並訓練中國部隊的政策，似乎就是想巧妙的消滅延安的整個制度——軍事的，政治的和經濟的」。現在，當馬歇爾到華以後，雖然「中央政府無疑欲保留向來支持之赫爾利計劃，但如馬歇爾一類之有力人物，亦難料其能繼續施行赫爾利不可否認之親政府計劃，而不加以更改者」。(見羊聯社上海電)。

這就是我們要歡迎馬歇爾的原因。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完全結束以後，馬歇爾已經成了國際間一個卓越而顯赫的人物。他不但對於反軸心，反侵略的戰爭會有過偉大的貢獻，並且他還在中國研究過遠東問題。他既不是一個綏靖主義者或孤立主義者，也不是一個不明白中國國情或遠東形勢的人。因此，他之代替赫爾利

而為美國駐華特使，正表明美國「對華滿於感情作用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當馬歇爾來華以前，杜魯門總統發表了美國對華政策的聲明而外，還給他一個更詳盡的指令，這個指令的內容雖沒有宣佈，但是我們可以推測他的執行者一定要更改赫爾利的政策（或，赫爾利和魏德邁的政策），好使得中國有走上和平，民主，統一的道路的可能。而在政治協商會議舉行的期間，我們尤其希望馬歇爾能實現杜魯門的聲明，而盡力從旁促成中國內戰的停止，以及民主政治的實現。不用說，儘速撤退在華的美軍，也是我們對他提出的一個重要的迫切的要求。

我們歡迎馬歇爾來華，我們更歡迎他藉此清算赫爾利的政策。

### 清算美國對華政策

清算赫爾利的政策，我們可以說，也就是清算美國對華的政策。

不錯，如紐約前鋒論壇報所說：「美國的基本外交政策之一，乃在促進中國團結，強盛及民主化的發展」，但是如美亞雜誌所說，「一個民主中國的發展」牠却是反對的。這是美國對華政策上的一個矛盾。由於這個矛盾的存在，跟着就產生了美國當局和美國人民的矛盾，以及國務院裏反動份子和進步份子的矛盾。

矛盾又產生了鬥爭。鬥爭的結果，美國人民戰勝了美國當局，國務院裏進步份子戰勝了反動份子。而赫爾利在辭職後的興風作浪，也可算是這門鬥爭裏的一種插曲。可是「劇本惡劣，表演過火」的赫爾利，畢竟又失敗了。

從什麼地方看出了美國人民以及國務院進步份子的勝利？

從三個地方，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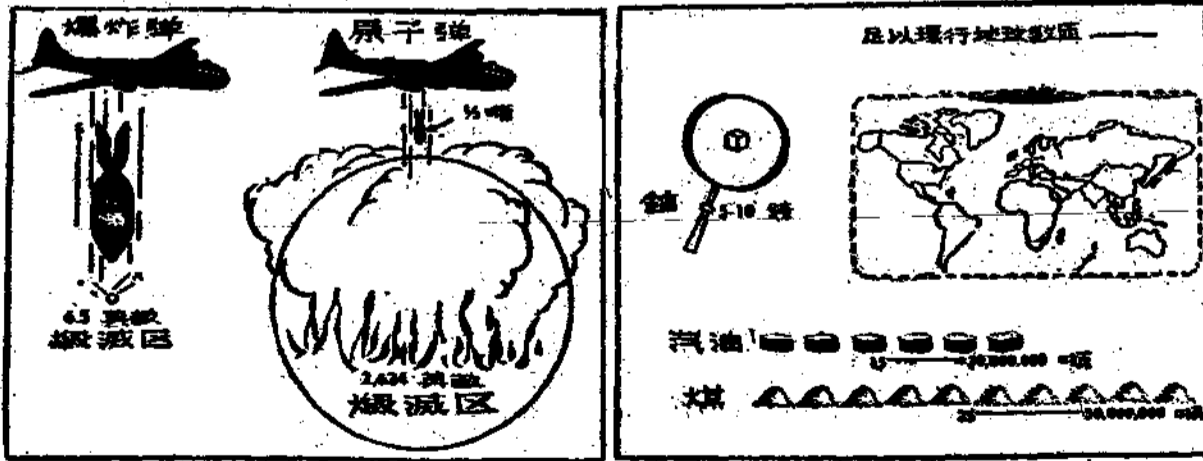
(一)美國國務院遠東司長范宣德在說明了美國外交政策的目的以後又說過這樣的話：「我們對我們盟邦中國的政策是明白而堅定的。我們的政策過去是，將來還是要鼓勵並幫助中國發展成爲一個統一，強大，合作的國家。中國政府應依據民主原則建立，並能獲得人民的支持。」

(二)國務卿貝爾納斯曾在致安德遜的信上說：「吾等贊同創建一強大，統一與民主之中國，使對遠東之和平與穩定有所貢獻，並且使中國能有效支持聯合國機構。基於此種政策，吾等認爲中國之解決被等內部問題實屬基本而必須之事件。吾等承認：此項任務，中國大半須以其本身之努力而實施之，吾等即以一切可行而實踐之方法，遵循是種政策，而在行動上則盡力促使中國達成其內部團結與穩定。」跟着他在參院外委會致詞時又說：「吾等當時及現在之遠大目標，即在發展中國爲一強大，統一及民主之國家。爲達到此項長遠目標起見，中國中央政府及其他意見不同份子，必須本願意妥協之誠意，以進行解決糾紛。……政府必須擴大，以包括現尙未有發言權之大小組織之代表。」

(三)尤其重要的當然是杜魯門所發表的美國對華政策的聲明，即：「美國政府堅決相信：一強大，統一，民主之中國，對於聯合國組織之成功及世界和平，最爲重要。……美國政府深信目下最急要者爲：一，中國國民政府與中共之軍隊以及中國其他持有被見之軍隊，應設法停止敵對行爲，使中國全國得完全恢復中國國民政府之有效統轄，其中包括日軍之立即撤退；二，各重

要政黨代表所舉行之一國民會議，應設法早謀解決目前之內爭，以促成中國之統一。……美國之

## 戰後-----時於使用能原子



支持將不致擴展爲影響中國任何內爭之軍事干涉。……美國固知目前中國國民政府爲一黨政府，

並信此政府之基礎如能擴大而包括國內之其他政黨，則將可促進中國之和平統一與民主改革，因此，美國極力主張國內各主要黨派代表所舉行之「國民會議」，能設法使各該黨派在中國國民政府中可作公平而有效之參加。……」

這都可算是美國對華政策日趨於澄清的重要文獻。當然，他們不但是美國人民對當局鬥爭以及國務院進步份子對反動份子鬥爭的結果，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對美國呼籲的結果。

不過，美國對華政策雖日趨於澄清，但其足以左右馬歇爾行動的杜魯門聲明，却依然有遺憾的地方。杜魯門認為「美國之支持不致擴展為影響中國任何內爭之軍事干涉」，因此他表示「美國海陸軍暫時仍留於中國」，協助解除日軍的武裝，而不知道「這」並不能作為移調大批美軍到華北的充分理由，並且中國軍隊也是可以應付那事項的」（真理報撰稿員蘇科羅夫斯基的話）。

因此，怎樣才可以儘速撤退在華的美軍，我們就不得不希望馬歇爾能有一種敢作敢為的行動。

### 外長會議開幕了

一面是重慶，一面是莫斯科，從重慶固可以看到莫斯科，從莫斯科也可以看到重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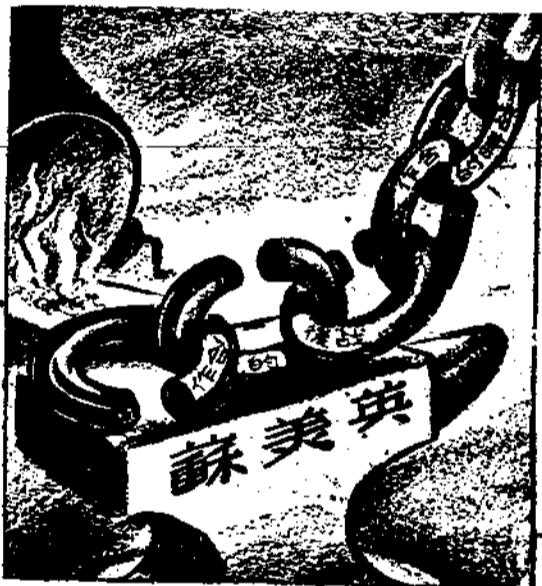
從莫斯科看重慶，他要看一看重慶行將舉行政治協商會議。從重慶看莫斯科，他要看一看莫斯科已經舉行的三國外長會議。

這次美英蘇三國外長之在莫斯科舉行會議，首先使得我們想起了那在倫敦舉行的五國外長會議（美英蘇及中法）。不用說，五國外長會議是失敗了。而其失敗的重要原因，乃由於美國的拒絕宣佈原子彈秘密。

不過，原子彈雖在世界大戰裏佔有重要的地位，但他在國際外交上却沒有什麼地位可言，因為蘇聯並不怕原子彈。威脅的企圖失了效，美國倒恐慌起來了，五國外長會議失敗的後果打擊到他的頭上，其真正感到原子彈的威脅的並不是莫斯科，乃是華盛頓。

而原子彈會議便可算是美國企圖消除原子彈威脅的一次商談。但商談的結果也沒有使得他如願以償。於是他的較大的希望，便又不得不寄託在快要舉行的聯合國機構大會一方面。然而，不

千。鏗。百。鍊



管美國用原子彈來威脅蘇聯也好，用聯合國機構來維持和平也好，他在實際上却需要和蘇聯合作，否則真正感到原子彈威脅的，就是成立了聯合國機構也是無濟於事的。

為使得聯合國機構大會能順利舉行，以及聯合國機構能及時成立（其實這也都是蘇聯的希望）起見，美國和英國就不能不移樽就教，貝爾納斯和貝文之不惜冒風雪而飛到莫斯科，正顯出打

破三巨頭僵局的責任並不在蘇聯，而在美國，而在英美。

自然，三國外長會議除討論到原子彈問題外，還要討論到歐洲問題，近東問題及遠東問題，這乃是一個加強三國合作，而且關係全世界，甚至關係政治協商會議的會議。

### 美國的經濟攻勢

美國時代週刊曾經指出美國的外交政策之一，在盡其所能協助戰時盟友恢復其經濟。當然，這並不是沒有代價的，而其代價便在「希望獲得自由貿易之權」。這乃是美國資本主義在戰後時迫切要求。

顯然的，在戰後的國際貿易上足為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的，就只有英國資本主義，因為在全世界的任何角落裏，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出英美在經濟上的矛盾。

但由於美國「希望獲得自由貿易之權」而英國又需要「恢復其經濟」，美英貸款協定終究以美國同意英國貸款四十四億元而宣告成立了。如杜艾聯合聲明所說：這種貸款「將可能使英國開放入口及匯兌的控制，包括影響金鎊地區的辦法，而和美國及其他國家一致向擴充多方面貿易的共同目的前進」，難怪美國財政部長文遜情不自禁的認為貸款的協定乃是一種「愉快的結果」，而使得美國商人獲得了許多經濟上的優勢。這是目前美國經濟攻勢的一個重大的步驟，而牠之邀請十四國（即比利時，澳洲，巴西，加拿大，中國，古巴，捷克，法國，荷蘭，印度，紐西蘭，南非，蘇聯及英國）準備舉行國際貿易會議，則為下一個重大的步驟。



## 論經濟的民主

千家駒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民主與十九世紀的民主內涵是不完全相同的，如果我們說十九世紀的民主是舊的民主，那末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民主便是新的民主。舊的民主祇是屬於少數人所有的，而新的民主却必須為人民大眾所共同享受。新民主與舊民主有什麼不同呢？我們可以說，舊民主是名為全民實則為資產階級所獨占的民主，而新民主則真正是人民大眾之政治的與經濟的民主。美國前羅斯福總統於一九四四年一月向國會提出的咨文中說：「如果沒有經濟的安全與獨立，個人自由決難存在，貧窮的人決不是自由人，饑寒失業的民衆，是獨裁制度所產生的惡藉。」羅斯福這幾句話可以說是新民主的註腳，也可以說是經濟的民主最適當的解釋。僅有政治的民主而沒有經濟的民主，即人在法律上的地位雖然平等，而工人與農民却祇有失業與饑餓的自由，這種民主顯然是虛偽的與不徹底的，也決不是我們希求的民主。獨裁制度下的饑餓與民主主義下的饑餓，是沒有絲毫不同之點的。美商務部長萊士說得對：「我們不在希特勒的奴隸世界與落伍的享樂標準之間有所選擇，失敗論者志在恢復往昔美洲主義的盛世，他們的意思是回復少數人富有多數人窮乏的時代。我們要在一切人類的民主政治與少數人的民主之間加以取捨。究竟要普遍地給予一切人類以社會保險和經濟機會，抑或容忍我們的富饒資源集中於自私者和貪婪者的手裏？」自從此次世界大戰之後，「少數人富有多數人窮乏的時代」應該是過去了，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應該是被揚棄了；我們今天所要求的不僅是政治上的民主，而且還應該有經濟上的民主。所謂經濟上的民主即指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工作的權利，而絕對不應該「把富饒資源集中於自私者和貪婪者的手裏」。「貧窮的人決不是自由人，饑寒失業的民衆，是獨裁制度產生的惡藉」，這兩句話應該拿來當為今後世界的警語。

經濟的民主與政治的民主是分不開的，政治民主是經濟民主的前提，試想如果一個國家連政治上的起碼民主也沒有，人民沒有政治上的發言權

，政權操縱在少數官僚寡頭特權階級的手裏，人民的生命財產，言論出版的自由也沒有保障，有如戰敗前的德國、意大利與日本，或現在的西班牙阿根廷，這還談得上什麼經濟民主呢？在一個政治不民主的國度裏，人民祇有在饑餓窮困失業中掙扎，那是毫不足異的。但如果一個國家雖有政治的民主而沒有經濟民主，那這種民主依然是不徹底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可以說便是政治有民主而經濟上沒有民主的典型，在他們，政治的民主在表面上是實現了的，法律上的地位人人平等，人人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附有財產的制限），但經濟的大權則操縱在少數金融寡頭獨占資本家手裏，生產手段被少數人所壟斷，大多數的工人和農民既沒有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沒有經濟上的發言權，每一次經濟恐慌的浪潮來了，首先打擊着他們，於是他們的生活經常在窮困與失業的威脅之中，這就是萊士所稱「少數人富有多數人窮乏」的時代，也就是「少數人的民主政治」。自經過二次的世界大戰，大家一致認識了這種少數人民主的時代應該是結束了，在「一切人類的民主政治與少數人的民主政治之間加以取捨」，無疑地我們要取前者而捨後者。在以前，經濟民主的觀念是被目為社會主義的思想而有「過激」之嫌的，但是經過了這次世界大流血，大家都認識了經濟不民主是世界大戰的根源，是人類社會不安的禍根。摩根說得對：「繁榮一如和平，不可分割，吾人不能任其分散於各地之幸運者中，或以別人為犧牲，而享一己之繁榮，任何一地之貧窮，即威脅吾人之繁榮，並破壞各國之福利。」華萊士於一九四三年九月開在芝加哥和平委員會上的演說辭也說明了這點，他說：「吾人與世界其他部分之經濟關係，大多為少部分人所操縱，彼等囊括世界之物資與市場，以進而控制生產價格及世界實業之生命，彼等自行創造稅制，決定以生產、購買、銷售之權，給予何人……；壟斷主義者亦會高唱自由之貿易，但彼等分割世界市場，限制生產，防礙投資，以一個國家抗衡其他國家，無意中宰割世界，養成經濟封建局面，彼

等取消自由競爭，遂行霸權之地位。」華萊士這裏所控訴的都是獨占資本主義的罪惡。獨占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勢必造成了世界的戰爭。

另一方面，如果經濟上已經民主的國家，則政治是沒有不民主的。政治民主不一定意味經濟民主，而經濟民主却必須包括着政治民主。蘇聯是實行經濟民主最顯著的典型，同時蘇聯的政治亦是世界各國最高度的民主政治。蘇聯已經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制度，它國內沒有僱主與資本家，沒有壟斷與獨占，沒有失業，也沒有乞丐，這是經濟上澈底實行民主的國度，然而蘇聯的政治民主，世界上亦沒有一個國家及得上他的。選舉沒有財產權的限制，沒有男女的限制，一部蘇聯新憲法經過了幾千百萬的工人，農民，商店職員的熱烈討論，提供意見，然後經全國蘇維埃最高會議通過，這也是任何代議制國家所未經見的。這是民主政治運用最高的形式，也說明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民主必須是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相合一的民主。

反過來說，一個在政治上沒有民主的國家要實行經濟民主是不可能的。試想如果人民連最起碼的人身自由也得不到保障，這還那裏談得到什麼人民經濟地位的平等，人民經濟生活的改善呢？政治不實行民主而空談經濟民主，那麼，這縱使不是欺人之談，也是一張不兌現的支票吧了。

國父的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就是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之另一種說法。我們今天最迫切的要求，當然是政治的真正民主，但是我們所希望實現的民主決不是少數人的民主而是大多數人民的民主，我們決不以政治的民主為滿足而同時還要求有經濟的民主。所謂經濟民主在我們中國即指實行民生主義而言。國父在實業計劃上明白昭示我們要「防止私人之壟斷，漸變成資本之專制」，以免「再蹈歐美資本主義的覆轍」，然而我們的民生主義亦不同于蘇聯，因為蘇聯是經過社會革命的階段，它已經消滅了私有財產制度，而我們則以「計劃經濟和社會立法，實現民生主義之和平的與普遍的革命」(蔣主席語)。實行民生主義的手段，「第一個是平均地權，第二個是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目的是要做到耕者有其田，而節制資本則一方面要發展國家資本，另一方面要節制私人資本。平均地權為的是要解除占中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數千年來所受封建的束縛，使中國農民過着合理的經濟生活。這一點，蔣主席在最高經濟委員會的演辭中也說到：「現在一般農民都負擔了過重的地租田賦及利息，這種現象使整個的我國

農業機構大為削弱。現在政府對於收復的地租規定減收百分之二十五，並且免征田賦，就是要想糾正這種現象的第一步措施。」減輕農民負擔是當前實行經濟改革最重要的第一個步驟，但要做到減輕農民負擔，則政治上的民主措施又是急不容緩的。

說到節制資本，在國父的實業計劃上說：「中國實業之開發，應分兩路進行：(一)個人企業；(二)國家經營是也。大凡事業之可以委諸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為適宜者，應任個人為之，由國家獎勵而以法律保護之。」在國民黨十一中全會所通過的「戰後工業建設綱領」上復規定：「凡工業之可以委諸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為合宜者，應歸民營，由國家獎勵而以法律保護之。至其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占性質者應歸國營，國營與民營之種類，政府應予以列舉之規定。」何以我們一方面節制資本，一方面還要獎勵私人企業呢？這是因為我國的產業基礎太薄弱了。單靠國家資本是絕對不能使中國工業化的。節制資本必須有了資本才可以節制，決不是資本沒有孕育，便先來限制或阻礙它的成長。而且就中國目前的需要來說，私人產業資本的發展，正是中國當前所最需要的，我們今天應該節制的決不是私人的產業資本，而是飛揚跋扈的商業資本與來歷不明的官僚資本。產業資本(不論它是國營的或民營的)是我們目前所應該極力鼓勵與提倡的。民營工業資本的發展在今天非但不會妨礙我國經濟之民主化，而且民族資本勢力的抬頭反而可以促進中國政治之走向民主。所以我們正不必害怕私人產業資本的發展，我們所害怕的倒是封建主義，官僚主義(貪污腐化，不講效率)之阻礙私人資本之發展。封建主義是與政治獨裁結不解之緣的，不澈底肅清封建殘餘與官僚主義的作風，不但政治民主談不到，經濟民主更談不到。

我們今天要求政治的民主，同時也要求經濟的民主。政治民主是經濟民主的前提，而經濟民主又是政治民主的保證。說到經濟民主我們今天正不必唱高調，我們祇要求減輕人民負擔，改善農工的生活，取消一切假公濟私的統制政策，肅清一切貪污腐化的官僚份子，澈底清算過去「祇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作風，糾正過去殺雞以求卵的財政政策與租稅政策，能這樣，則經濟的民主化自然可以逐步實現，而所謂「改善人民生活」也不會變成不兌現的支票了。

一九四五，十二月，十二日香港



# 從中美經濟關係論美國對華政策

狄超白

在此次大戰之前，美國對華的貿易額及其在華投資額，都據第三位，次於日本和英國。但因為美國一向維持其較為和善而開明的對華政策，所以中美間的友誼日趨融洽，而中美間的經濟關係亦日益增進；假使戰爭不發生的話，中美間經濟政治關係之將逐漸凌駕於中日中英之上，乃是很自然的事。

最近美國一部分輿論說：美國參戰是爲了太平洋，而隱隱中指出太平洋上主要的目的地即是中國。這一表白雖未免有些抹煞大西洋憲章底崇高精神，但倘使我們研究一下中美過去和未來之經濟關係，我們對這坦白的陳說亦並不覺得驚異。

太平洋上美國最大的工商業勁敵——日本——已經擊潰了；英國尚在喘息與麻痺之中；中國是一片具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底荒蕪美土；據華爾街日報十一月廿日底報導：「美國資金及美國商人，已準備耕耘此肥沃良田」。這箇簡單單的一句話，道出了目前美國對華政策底內在動力。

戰前美國對華底主要經濟關係，是出入口貿易；美國向中國輸出機器、五金、電料，交通工具等等，而由中國輸入桐油，錫砂，茶，絲等等，其總額不到二億美元，僅佔一九三八年全世界貿易總額底百分之〇·四，這數目是很微小的。

但是，戰後美國對華底主要興趣，除貿易而外，更注意到投資方面來了。戰前美國在華底投資是微不足道的，而今後的情勢也許會倒轉過來。用美國人新的術語來說：要協助中國工業化，提高中國人民生活水準，結束過去的帝國主義經濟政策；所以美國要向中國大量輸出資本！

根據美國專家的估計，此次戰後，美國將有兩倍的國家收入。所以前美國生產局長納爾遜說：「單獨任由國內商業底猛烈膨脹是無濟於事的，我們必須將出口貨物的數字儘量增加……我們必須找銷場來推銷這龐大的主要出品……工業上了軌道的國家，當然要買入上項主要物品來替代既經

殘爛了的東西，但這銷路是有限度的，因此我們一定要把東西輸入落後貧乏的國家，而它正在懇望振興與重建它的工業……」

倘使有人問：這次戰後有什麼改變了美國沒有呢？我想納爾遜的語就是其改變的最主要特徵。南北美洲的範圍已經不夠美國工業資本底發展了，「協助他國工業化」的口號要推向全世界可能推進的角落裏去！照現勢來說：我們是首受其惠，或者說首當其衝！

但是實際的情勢，要比瞻望與概觀複雜得多。中國是一個廣大的市場，是一個尚未工業化的國家。但這個廣大的市場所以僅佔世界貿易總額底極小比數，這個尚未工業化的國家所以長期逗留於半封建半殖民地式的經濟階段，其原因並不簡單；決非如美國人們所設想的：有了商品，資本，技術，就可以解決一切，就可以開墾此「肥沃良田」！

我們先從戰後貿易方面來觀察吧。中國經八年抗戰，業已破敗不堪。美國所生產的機器，交通工具，電器材料，建築材料，以至於日用必需品，都是我們極端所需要的。但是此項需要，爲我們底購買力所限制着。在最近數年內，我們非特不能增加輸出以滿足我們增進入口的欲望，並且連戰前的輸出水準，恐亦不能維持。作爲中國輸出大宗的桐油，茶，生絲，錫砂等等，因受戰時統制的影響，生產已大爲萎縮；大部的桐樹茶樹因無利可圖而荒蕪了，甚至於斫伐了；江浙的蠶絲因受敵偽的統制剝奪亦已遠非昔比；錫鐵錫礦俱遭到戰爭的破壞；這幾種特產的剝離和恢復，並非一兩年內的事；桐茶桑的培植俱需三年以上的時間；至於手工藝品，爲數有限，即使有其發展的前途，亦不能期望其能作爲輸出的大宗。往昔我們賴以彌補入超的主要收入——僑匯，雖待戰爭全面平息，亦難恢復戰前的數額，因南太平洋淪敵數年之久，華僑在日敵鐵蹄下備遭剝奪蹂躪，且更受上著人民底乘機排斥壓迫，其經濟情況亦遠非昔日可比。這一切，就是我們今日欲重新踏入國際貿易市場前的真實情況。假使我們在戰前能有四億美



元的總輸入和負擔二億美元的入超，那今後三年的數字恐不能超出其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以上。硬要增加輸入的話，我們就得靠借款與投資了。

與一個沒有輸出貿易與國際收入的國家做生意，好景是不常的；假使美國的商人不能考慮我們的付款能力，那對華輸入自可無限制的擴大下去；否則的話，稍一交往，我們的外匯就會枯竭的。所以中美間正常的貿易，今後恐不得不在極小的範圍內，延續三年至五年之久。

但是我們並不是說：中美間貿易在基本上沒有擴大的希望。希望是有的，問題是在如何提高中國人民大眾底生活水準，增加其購買力。中國廣大的人民在農村。改善農村，改革土地關係，俾得擴大農業生產，乃是復興中國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底首要步驟。假如離開了這一步驟而侈談中國經濟建設，等於無根的浮萍，決不能希望它能開花結果的。

稍為熟悉中國實際情況的人，大概總知道：要改革中國農村底土地關係，就非先廢除其官僚豪紳地主的專制統治不可！這裏就牽涉到中國真正民主政治底產生的問題。對這問題的解答是不能含糊的；倘使一方面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同時又怕在農村裏引起重大的改革；一方面要推行民主政治，同時又要維持官僚豪紳地主的專制統治；持這樣觀點的人，不論他是中國人或美國人，我們不能希望他能在建立民主團結富強的新中國這一任務上，會有什麼實際的貢獻。

### 三

其次，我們再來研究一下投資與借款的問題。中國要工業化，自非借助於外資不可。這「前提」今天誰亦不否認，誰亦不反對的；而且全國一致盼望着：美國能本其傳統的友好精神，對我作資金與技術上底協助。可是問題是在協助的方式：到底是美國底一部分生產機械移植於中國來呢？還是美國以其技術與資金來協助我國建立我自己的工業呢？對於這一問題，我想迄至目前為止，非特美國政府和人民底意向尚未確定，即連我們自己也是相當含糊的！

今天很有一部分美國人士，希望中國能在一種強力統治下造成表面的安定，然後放胆以美國的資金，美國的技術和美國人的管理來中國開設工廠，用中國的原料和勞動，其成品則推銷於中國的市場。如是即名之謂「協助中國工業化」，名之謂「提高中國人民生活水準」。對於這一樸素的想，我看不出它與所謂「舊帝國主義政策」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一國的工業化，必須依賴其自己的工業利潤來作為擴大再生產之用，

這是最簡單的道理。但在上述的方式下，我們所得的僅是原料的推銷和工資的獲得，工業利潤不是我們的，擴大再生產的利潤更不是我們的，試問我們以什麼力量來償還我們底借款，以什麼基礎來建設我們自己的工業呢？

也許有人會說：上述的方式僅是中美未來經濟關係底一部分，另一部分是美國可以信用借款貸與中國，讓中國建設其自己管理的工業，並有一部分資本與中國的國內資本合作，共同獲得其應得的利潤。

我們歡迎美國能給予我們以低利的建設借款；我們亦同意中美合資經營一些與國防無關的輕工業。但問題却在政治方面，倘使我們不能全國團結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廉潔而有效率的政府，則任何的借款亦不能有效建設我們底民族工業。且更在中美合資的名義下，徒使官僚資本可運用其特權而覓得其優惠的出路；於是所謂中美經濟合作，結果是使我們奄奄一息的民族資本，在國家資本，官僚資本和外國資本底三重壓迫下，宣佈其「壽終內寢」！

據華爾街日報十一月廿日的報導：「威斯汀電器公司，已與中國訂立合同，在中國建一電器工廠，先自辦三年，然後交中國接辦；美某數家有油公司現正組一企業組合準備赴中國經營業務，一俟某項技術細目決定，整個計劃即可公布；另有兩家規模宏大之工程公司刻在中國實地調查，作建立電力之準備，預定明年即可開始工作；此外尚有飛機製造公司一家，輪船製造公司兩家，汽車製造公司一家，土敏土廠數家，均已分別與中國政府簽訂合同，決定迅速在華建立工廠，開始出貨。」這是外資在華設廠的一部分消息。同日該報報導說：「美國資金亦已開始流入中國，進出口貿易銀行借與中國的九億六千萬美元之初步工業化借款約三分之一經已交到美國購置各種機器及器材，除美國政府可借與中國之巨款外（據傳為二十億美元），此外或尚有未經公佈之私人借款甚多，即美國各大工廠與銀行借與中國者。」這是關於借款的消息。倘使這些消息都是不虛的話，我想中美間政治經濟底關係，已經開始進入其決定命運的階段了！

### 四

由於過去半年間美國對華外交政策底混亂，其經濟方針亦是茫無頭緒的。一方面希望中國工業化，以擴大中國的市場；一方面又顧慮「假如這一個窮困工業落後的國家一旦暴發起來，會不會和我們爭霸？」這種矛盾的心理，始終在搖擺着美國對華的外交政策。（下接第二十四頁）



## 戰後蘇聯的動向

思慕

本來並不是「謎」的蘇聯，在這次大戰之前，被資本主義世界的人們當作「謎」一樣看待。在戰時，也許因為蘇聯已成為英美的盟友吧，這個「謎」已像是有條線索可尋。可是，到了大戰勝利地結束後，蘇聯的動向又變成一個「謎」了。特別在倫敦五外長會議失敗以後，遠東顧問委員會不見蘇聯出席，伊朗北部和我國東北蘇軍撤退問題陸續發生，人們對於蘇聯的動向揣測紛紛，而盟國內的反蘇專家便乘機鼓其如簧之舌，對蘇聯作種種惡意的中傷。美國孤立派份子的明箭暗箭射得最起勁，現在，中國的所謂「輿論」也從旁助一臂之力。

雖然赫爾利在他的辭職聲明中所說的「帝國主義集團」，意外寬大地沒有把蘇聯包括在內，但美英和中國的反蘇專家却已把「帝國主義」和「侵略」一類的名詞用到了蘇聯的頭上來。英外長貝文在五外長會議中以希特勒來比莫洛托夫，在下院演說中又公然說蘇聯政策「可疑」。像指摘蘇聯侵略東歐，要染指伊朗油田那一樣的話，是常可以聽到的。最「坦白」還是美國國會的孤立派領袖惠勒，他於十一月廿八日在參院聲稱，「今日作侵略行動者，只為吾人之親愛，偉大，和平之盟友」，而主張「吾人必須停止與蘇聯妥協，而令其從此明瞭，吾人此次作戰，不是圖使蘇聯奴化歐洲人民」。在中國，中蘇同盟協定發表的時候，有些人心裏就感到不

痛快，在稱揚中蘇友誼加强的評論中有中國「忍痛犧牲」的徽詞。及至中央軍開東北接收的問題發生，中國的反蘇分子便鼓動所謂「輿論」，詆毀這個締盟才四個月的「盟邦」，甚至開會貼標語來反對，比過去反日還起勁，他們誣說蘇聯要在東北製造第二個「瀋陽事變」，提出的條件比「二十一條款」還苛酷。

一 自然，有些人在把蘇聯與「帝國主義」一名詞聯起來的時候，還要加上「赤色」的字樣。從英國邱吉爾貝文的「極權主義」化歐洲的危言到美國魯斯夫婦，赫斯特系報紙，伊爾曼，鮑惠爾一對論客的「赤化」世界的鼓噪，或明或暗地攻擊蘇聯在歐洲和遠東推行共產主義的企圖。

這一切反蘇的宣傳戰，為的是發動反蘇同時也是反人民的國際戰爭，來完成希特勒的遺志。英工黨議員斯特拉鮑爾齊早於今年六月間就指出：

「保守黨某些階層關於第三次蘇世界大戰談得太多了，在美國也有何類的人們在對這種修談唱和」。我們現在也可以說，在中國想加入這一個合唱班子也不是沒有人。有一位將軍會公開演講，說中國要在美蘇戰爭中「翻身」。

像比較溫和一點的指摘，是說蘇聯要復返於「孤立主義」。這種指摘的「證據」是莫洛托夫在五外長會議中終不協調的態度，蘇聯之不參加遠東顧問會等等。正如另一些人把蘇聯的共產主義看作是希特勒的法西斯的目的，在於把破壞或遺棄國際安全組織的責任推到蘇聯身上。

這些反蘇的論調，在明眼人看來誠然是荒謬可笑，以至不值一駁的。但是，目前中國的「輿論」既然差不多是活一色，奉旨向蘇聯開火，把國

父的親蘇政策和遺言，忘個「乾二淨，爲闢這些反蘇的謬論，實有把戰後蘇聯的動向加以論述的必要。」

推翻了帝俄，建立了社會主義的蘇聯，根本上是反帝國主義的，反侵略的，在戰前是這樣，在戰後也是這樣。由於反法西斯侵略的戰爭的需要，蘇聯的強大的武裝踏入了德國和牠的附庸國家，踏入了伊期，以至踏入我國東北，在有些地方並作相當時期的必要的佔領。這種佔領不獨是爲着蘇聯自身的安全，而且也爲着保證法西根源的斷絕。可是，在任務達成以後，蘇軍是儘早撤退的，捷克蘇軍之已開始撤退是一個例，東北蘇軍之撤退中蘇條約於三月內進行撤退又是一個例。德國東部雖仍在蘇軍佔領之下，但那兒民政之交還德國人民所組成的政府，却較英美的佔領區還早。以伊期事件而論，蘇聯最先放棄沙俄在伊（波斯）的特權，正如牠之最早取消對華的不平等條約一樣。伊北部阿塞爾拜然省的亂事，在性質上是與新疆伊寧事變相彷彿，是與該省庫爾德族人民反抗伊期政府的壓迫，要求民主與自治有關，純粹是伊期本身事件。蘇聯沒有干涉伊北各省內政的意圖，也與蘇聯之干涉新疆的內政一樣。依據英蘇伊一九四二年條約，英蘇軍定期於明年三月撤退，故蘇軍之拒絕美方提前撤退的建議，並不是有甚麼企圖（如垂涎伊期煤油之類）。

蘇聯雖是共產主義的國家，但共產主義並不輸出，已有種種事實證明。第三國際的解散更是最雄辯的事實。在戰爭期中，在蘇聯軍佔領下或蘇聯所支持的國家如波蘭，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的政制，只是屬於新民主政治的類型，與蘇聯社會主義制度還有相當大的距離。在這些國家內蘇聯軍政當局當然會支持和鼓勵當地的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民主的傾向，以至在他們的權力範圍內作若干的政治和經濟改革，如德國佔領區內的土地改革等。但這並不是由蘇聯強力造成的設施，而只是基於當地的廣大人民利益的合理的步驟。莫洛托夫在十年十月革命的報告中指出：「在戰爭的進程中，蘇維埃人民會不得不遠走到他們國家的邊疆外面去。法西斯主義的頑強抵抗，迫使我軍進入若干外國去……到達西方各國首都……在所有這些國家中包括昨天左祖法西斯主義那些國家在內，蘇維埃人民很容易和工人階級與民主方面人士通聲氣」。但這樣的「通聲氣」並不能說是「赤化」。名記者史諾說得不錯，「蘇軍佔領的地方並沒有政治

革命，蘇聯當局只贊助許多的變革以增進蘇聯的安全」。所以，莫洛托夫也說，「這些國家的『大胆的民主改革』，並不是如反蘇報紙所說的那樣，主要歸因於蘇聯影響之增長」。事實上，被指爲蘇聯「勢力範圍」的巴爾幹國家及芬蘭波蘭等國的政府都是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而且政府的領袖都不是共產黨。捷克的政府領袖仍是屬於社會黨的貝奈斯，奧國政府的總理是溫和的社會黨魁倫納，新組成的匈牙利聯合政府是以小農獨立黨領袖鐵爾狄做總理。這些事實證明蘇聯並沒有藉着牠的武力把某種政府加諸任何一國人民。以對中國而論，蘇聯在中蘇盟約內申言一切援助給予中央政府之國民政府。即反共的前美大使赫爾利也不能不承認，蘇聯並沒有支持中國共產黨。「赤化」的罵呼，實在是庸人自擾。然而在他方面，這並不是說，蘇聯對於世界各地的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不關痛癢。蘇聯報紙之同情印度尼西亞和越南人的獨立運動，就是一個反證。

蘇聯所需要的和平而不是戰爭，戰前是如此，戰後更是如此。因爲這一次戰爭，蘇聯有三萬一千八百個工業機構被毀，八萬五千個集體農場被化爲焦土，六百萬住所被夷爲平地，二千五百萬人無家可歸。在戰後，蘇聯亟須休養生息，和平建設。現在蘇聯將完成第四個「五年計劃」，不容再來一次大戰，使這種建設工作中斷。

爲着完成社會主義的建設，蘇聯外交政策的基調是建立和保障世界和平。而達到這種目的的主要方法是參加國際合作，建立國際安全制度。即在戰前，蘇聯也沒有像美國那樣採取所謂「孤立主義」的政策。由於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和孤立蘇聯的行動，蘇聯不能不採取自衛，自保，自足的措施。可是，即在這樣的情勢之下，蘇聯仍努力向國際合作的路上走。在法西斯的侵略的力量拾頭以後，蘇聯首先倡導集體安全制度，以至參加了國聯。雖然蘇聯明知國聯並不是真正的保障和平的機構。在慕尼黑以後，蘇聯還力謀以與英法波的合作來制止德國的侵略，避免戰爭。戰爭期中，極力爭取和鞏固與英美等國的團結，參加聯合國宣言，聯合國糧食，金融貨幣，善後救濟等國際性會議，積極策動和支持國際安全的組織。即在舊金山會議中，法西斯的阿根廷被邀參加一問題曾一度引起蘇聯代表的不快，但蘇聯仍隱忍下去。戰爭勝利地結束以後，蘇聯與他的西方盟國間的歧異雖似增大，但蘇聯領袖仍強調他們間的團結合作應繼續維持至

平時，并深信可以維持，以及積極作這樣的努力。事實上，為着勝利果實的鞏固，為着外國的經濟的協助的需要，蘇聯非作這樣的努力不可。就算是在反蘇的逆流又在激動的現在，莫洛托夫在今年國慶的演說中仍強調：「蘇聯一向是，以最新進的地位給予了為普遍和平與國際業務關係的發展，而對於和其他國家和平共處與合作而表示的關心。」

是的，蘇聯特別強調與英美幾個最大國家的團結，在國際會議的某些場合中也曾反對較次的國家的參加。但這並不能反證蘇聯對於國際合作的不信任或破壞。蘇聯看得很清楚，國際合作之能否維持，世界安全機構能否建立，主要關鍵在於英美與蘇聯能否維持團結。因為，不容為諱，左右世界政治的，正是這幾個國家。蘇聯能够保持與這兩個國家繼續團結，成立協議，許多世界性的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國際和平可以獲得切實的保障。而且，舊金山會議阿根廷被邀參加一案竟遭大多數通過的經驗，使蘇聯對國際會議中的一些花樣存有戒心。在外長會議中，蘇外長之初時不贊成中法兩國參加關於三強與軸心附庸國家和約的討論，固為根據波茨坦的決定，而也與這種戒心有關係。後來，蘇外長雖同意他們參加討論，但發覺這種戒心還是有根據的時候，他又加以拒絕。

至于蘇聯之未曾參加遠東顧問會，並不是意味着蘇聯放棄與中英美在遠東方面的合作，而只是因為蘇聯要負起共同管理日本的責任的要求未被接納的緣故。

蘇聯對於新成立的「聯合國」組織，是積極參加和以全力支持的。但由莫洛托夫的十月革命紀念的報告可以看到，蘇聯對於這一個國際安全組織存有兩種期望：一是這個組織不要像舊國聯那樣軟弱無能，二是這個組織不會變成任何偉大強國的工具。在積極方面，他希望以「曾經負擔過戰爭的重荷並確保各民主國家對法西斯主義得勝利的那些強國的努力」和「合作」來保證這個國際組織的工作成功。

可是，正如美國國務卿威爾斯所指出，過去二十多年資本主義國家包圍，孤立以至發動反蘇戰爭的事實，蘇聯不能忘個乾淨。戰事結束以後，法西斯侵略的根源還沒有完全滅絕，而新近至少有如下的事件，使蘇聯不得不提高了牠的警覺性。

(一)目前在蘇聯佔領區以外德國的情形，如納粹殘餘份子之被保留，英佔領區內納粹強大武裝之存在等等，使人發生對重建一個強大的德國，甚至利用納粹殘餘，作為反蘇緩衝國的印象。這種作為已在蘇聯引起深

巨的反響以至抗議。

(二)西方強國力爭對巴爾幹與東歐的問題的解決，應有平等發言權，但一方面却不讓蘇聯有平等參與佔領和管制日本的機會。

(三)如蘇聯所屢次抨擊，莫洛托夫所隱然指摘，西方強國有不少大在倡導組織「西歐集團」來對付所謂蘇聯領導的「東歐集團」。

(四)關於原子彈將不為西方列強專用一事，迄未提供保證，英美加的共同聲明含有以保持原子彈秘密來要挾蘇聯就範的意味，英國魯則爾爵士且建議以原子彈為後盾，由美組成軍事同盟，以造成對蘇聯的優勢。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警覺性很高的蘇聯，加強牠對於建立國際安全組織的努力以外，在軍事上仍保持牠的強大的武裝力量，在外交上不放棄地域安全制，強化與蘇聯接壤的國家的友好和互助關係。可是，這樣的武裝準備與列強的武裝競賽政策不同，蘇聯也從沒有領導或隸屬於以對付其他愛好和平各國為目的之列強「集團」。

總而言之，蘇聯從沒有採取「孤立主義」的政策，也不會走向這條路。我們要注意的，毋寧是美國的新孤立主義分子和其他國家的慕尼黑主義者「孤立」蘇聯的新企圖。

最後讓我們引述莫洛托夫在今年蘇聯國慶日演詞的重要辭句，來概括說明戰後蘇聯的動向：

「歐洲若干法西斯和半法西斯的國家，已經走上民主的路，現在力求和同盟國家建立友好邦交，這一個事實對於歐洲的將來也是具有頗大的意義的。似乎很明顯的，這些國家中民主原則的鞏固，應該予以支持，而不應該加以阻撓。」

「蘇聯一向是，而且必將繼續是保障各國的和平與安全的堡壘，並且準備用行動而不是用空話來證明這一點。」

「英美蘇的聯盟在戰爭期間，雖然未必是立刻能够，然而總能够設法正確解決當前的問題，以符合大小各國全體反希特勒聯盟的利益，並且願到更進一步加強偉大民主強國的合作。」

「當我們生活在「各國的體系」中的時候，而且當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的根並不會徹底拔掉的時候，我們對於可能出現的新的和平擾亂者的警覺性不該鬆懈，而對於加強愛好和平的各強國的合作的關心和以前一樣，將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

十二月十日



## 蘇聯與中國內爭

赫生

中蘇兩國代表在莫斯科商定友好同盟條約的時候，宋子文院長問史達林委員長：戰勝日本後蘇軍何時可以從滿州撤退？史達林立刻回答：三個月後即可開始撤退。宋院長又問：何時可以撤退完畢？史達林又毫不遲疑地答：三個月內可以撤完。這件事常被時論家引以說明蘇聯外交的明確爽快與中國外交的勝利。

其實中國此次外交的「勝利」倒不是在這一條附文而在條約本身的內容。中國能與對侵略最真心最積極最澈底而最有力量的蘇聯站在一起，足以使中國免於再度遭受像此次那麼可怕的侵略。血戰八年，犧牲了那麼多的生命與財產換取的安全與和平，因外交上的此一舉便可以保持下去，這對於中國是多麼大的裨益！十五年前輕易丟掉的東北，過去認為單靠自己的兵力是很難收復的，現在輕易地得回了，這又是如何可喜的事！過去有人擔心蘇聯會干涉他國的內政，現在也可以在事實上看到這是不真實的了。在抗戰後的建國期間，中國能和世界第一大工業國蘇聯在經濟上互助，無疑地會受到很大的利益。這些才是中國外交的成功。至於蘇聯何時撤兵出東北，那是次要的問題。那只是試驗蘇聯是否真心誠意尊重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而已。

然而我們的外交當局却特別重視這一點，在詢問蘇聯時我們是惟恐蘇聯不早撤兵的。

可是後來我們却惟恐蘇聯太早撤兵。

蘇軍解除了日軍的武裝之後，開始如期地撤兵了，根據協定，在十二月三日便要完全撤離東北。我們的國軍離得遠，不能及時到東北去接防，蘇軍走後留下的空白自然而地由近在咫尺的共產黨軍和東北原有的其他抗敵部隊填上去了。在國共兩黨重慶會談紀要未付諸實行而內戰已不宣而戰的情勢下，國軍開進東北自然要受到那些部隊的阻攔。這種預料不及的情勢打碎了一些人外交「勝利」時的歡喜，將美國對國軍的「幫助」和蘇聯比較一下，認為蘇聯對中央政府的援助太不夠，於是開始攻擊蘇聯。

如何攻擊呢？說蘇軍不等國軍到達便撤離營口，讓共軍湧進去控制了這海港；說蘇軍不允國軍使用東北的機場運兵；說蘇軍把東北日本人的工廠設備搬了去做勝利品（雖然明知根據國際法蘇軍是可以這樣做的）；說蘇聯違背了中蘇友好條約。官方的和「應聲」的報紙一齊起來，或直接或間接攻擊，或轉彎抹角地諷刺。伊斯曼和鮑威爾的反蘇文章和生活雜誌挑撥中國內戰與反蘇的文章，各報都大登特登。甚至還有人到中國不用負外交責任的香港來寫反蘇的標語。

這種喋喋不休的攻擊顯然不是單純地出乎老羞成怒的心情而是具有挑撥國際反蘇的用意的。站在維護和平安全的立場上，我們有檢討這個問題的必要。

### 需要民主的中國

蘇聯之所以和中國簽訂友好條約，不消說是為着要保障他東部疆土的安全與遠東的和平。蘇聯迫切需要和平與安全是很明顯的事。一個生存在敵意的資本主義世界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從誕生之日起便備受外國的武裝干涉與威脅，而且現在剛剛從對法西斯的生死鬥爭中勝利過來，他對和平應該如何地寶貴。他的兩次五年計劃的建設已把國富增殖得驚人。假如這次不受侵略，他的人民已享受了如何優裕的物質生活；如果和平維持下去，一二十年之後他的人民生活又會優越到怎樣的程度。這樣的國家有什麼理由需要戰爭？這樣的國家有什麼理由不和同樣在反侵略戰爭中求得生存的中國友好合作？

莫洛托夫誠懇而堅決地說：「蘇聯一向是而且必將繼續是保障各國的和平與安全的堡壘，並且準備用行動而不是用空話來證明這一點。」

用來證明這一點的行動在世界的規模上是積極參加領導「聯合國」組織，是加強所有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之間的正常邦交；在遠東範圍內是與中國簽訂友好條約，是主張各強國共管日本。

然而這不是說蘇聯對世界反蘇份子的活動可以鬆懈其警惕性而把其國家的安全與世界和平無條件地委託給資本主義的英美盟邦。莫洛托夫說：

「用不着爭辯，持久和平鞏固的利益，需要愛好和平的人民擁有必要的武裝力量」。蘇聯之租用大連旅順與佔領日本千島羣島，完全是保衛國土的軍事措施，比美國到距國土數千英里之外來取得軍事基地是更有理由的。

取得這些軍事基地並不是蘇聯所認為保障安全的唯一的或最好的方法。蘇聯所更重視的毋寧是中國之成為強大獨立的民主國家。強大獨立而民主的中國依然與蘇聯友好而共為遠東和平的兩大支柱，使遠東的一切侵略戰爭成爲不可能。蘇聯的政策不是要使中國也變成像蘇聯一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因爲蘇聯的革命理論認定革命不是輸出的。而且客觀環境也顯示得很清楚：假如蘇聯要製造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結果只有加深國際間的矛盾，危害世界的和平而威脅蘇聯的安全而已。蘇聯所需要的只是真正民主而愛好和平的友邦；他的政策是支持鄰國的民主運動。

以歐洲爲例。曾經違反條約而助德攻蘇的芬蘭與羅馬尼亞，蘇聯把他們擊敗與降服之後並不逼迫他們實行共產主義，甚至不扶植當地的共產黨進行革命，却讓他們實行自由的選舉，使素來在這方面懷疑蘇聯的英美也承認他們的選舉是自由的。在蘇聯庇護下成立的奧地利臨時政府，出乎許多人意料之外地不是由奧國共產黨領導而是由平素反對共產主義的倫納爾德。蘇聯在歐洲需要民主的鄰邦，在亞洲自無理由成爲例外。法西斯份子以誇大蘇聯共產主義的危險性來挑撥盟國之間的感情，其目的不獨是要毀滅蘇聯，而且要毀滅一切民主勢力與和平。

### 東方的「防疫帶」

戰爭勝利後國際間所醞釀着的反蘇暗潮，蘇聯並不是熟視無睹，作爲這暗潮的一部份的遠東情勢，蘇聯亦不能不加以警惕。由中國的內戰導引出來的中國政府對蘇聯的怨恚，只有從整個國際情勢上去分析才能判露出其核心。

以美國爲領導者的資本主義世界，自接近勝利之日起就在着着設法拘束蘇聯與打擊其威信。舊金山會議中斯退丁紐斯等對蘇聯的不友好態度且不說，就在倫敦五國外長會議中，以爾納斯與貝文一面不允許蘇聯過問地中海的事，一面又要逼問東歐與巴爾幹的事，也已充分顯示他們對蘇聯的敵意。管制日本的權力美國堅持要獨攬，不許蘇聯參加；同時又不斷地以原子彈對蘇聯恫嚇。這種露骨的反蘇的行動就是美國的參議員詹森都說出來了：「美國現在正以肯定而迅速的方式向對蘇聯作戰之途前進。」（十一月二十九日路透電）。

當然，如果說美國當局目前就想組織反蘇戰爭，那是誇大與神經過敏。聰明的美國執政者目前沒有那種企圖。不過這些聰明的人却企圖在蘇聯的國境預先控制有利的軍事基地與聽命的政府，造成對蘇聯的「Cordon sanitaire」（防疫帶），以爲再配以原子彈的恫嚇，就可以使蘇聯貼服就範，予取予求。萬一將來蘇聯不就範，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也可以處於有利的軍事地位。

爲什麼英美偏要把政治與經濟（還有軍事，如果可能的話）的勢力伸入蘇聯安危所繫的東歐？爲什麼英美要控制與蘇聯高加索油田接壤的伊朗？爲什麼對於在地理形勢上可以封鎖蘇聯於黑海中的土耳其，英美那麼熱心地扶植與掌握其保守的統治者？了解了這些就可以了解爲什麼美國那麼關心滿洲與朝鮮，爲什麼那麼固執地反對蘇聯共管日本，爲什麼對日本的天皇和財閥那麼寬大。

### 誰干預？誰中立？

假如不是因爲美國這種政策，中國內部的緊張情勢與中蘇間的齟齬將不會存在。關於這一點，我們願聽美國輿論的分析：

「在重慶的一個（美國）記者說：只有美國政策有一點改變的示意，它對國共兩黨的談判即可有「晴雨表」的作用。如果在山國共兩黨自己談判解決，那麼雙方對內戰既然都沒有戰勝的把握，雙方的談判者可能會折衷解決他們的爭論。可是如果美國的軍事援助鼓勵國民黨強持己意，那麼內戰一定會發生的。我們也不應該像某些美國人一樣低估這內戰的嚴重性，以爲蘇聯已經不幫助共產黨了，就減輕了內戰的影響。可是，蘇聯曾經指明，中蘇友好協定只能應用於統一民主的中國。如果重慶有了我們（美國）接濟而企圖用武力統一的話，蘇聯可能認爲此舉違反協定內容。同樣的，如果我們繼續輸送軍隊到中國北方去，莫斯科可能有所藉口而重新考慮他們現時的滿洲撤兵。中國內部的情勢演變到現階段時，外國的干預只會增加這火藥庫爆炸的可能性而已。」（十月十三日民族雜誌社評）

事實獲得很明顯：一邊是蘇軍迅速地向北撤離中國國境，一邊是美軍源源地向北開入敵軍投降後的中國北方領土；一邊是蘇聯守約不援助或支持中國共產黨，一邊是美國在日本投降後還積極裝備與運輸國軍。誰干預中國的內部事件呢？誰嚴守中立呢？關於蘇聯不支持中共，許多人表示懷疑。有人臆測，也有人暗示地港

談說蘇聯的武器供應共軍，這件事已由有關方面加以否認。我們從一件事可以判斷蘇聯沒有支持中共，那就是赫爾利大使的話。他於五日出席美參院外委會時說：「蘇聯並不支持中共，並不希望中國內戰，並不想分裂中國；蘇聯實在是希望和中國保持和諧的關係」。赫爾利是以保守稱著的，他尚且不願支持這謠言，可見這謠言畢竟是謠言。

但如果因為蘇聯不支持中共，就說在美國提攜下的國軍開入與控制東北，並且將原有的政治作風帶去，對於蘇聯並無不利之處，那不獨是強辯，而且是以爲蘇聯可欺。在蘇聯的友善與信義被了解爲愚昧與懦弱的時候，法西斯殘餘份子便蠢蠢欲動，佈置反蘇的陣勢。東北情形的緊張中國人儘可以看見國共地盤之爭，但在美國看來却是金元帝國的勢力向蘇聯邊境的伸張，在蘇聯看來却是不友善的勢力在他的邊陲安置前哨。關於這一點，美國的報紙也作如下的分析：

「華盛頓對於中國的東北角正發生着濃厚的興趣，而東北和蘇聯的主要安全區是離得最近的。誰要推翻蘇聯在亞洲東北的安全地位，誰就會把天津，北平，煙台等地看成重要軍事基地。日本在從事更大的冒險之前，就曾攫取了東北以及華北地帶。在排斥他國參加佔領日本與建立太平洋根據地的政策上，美國在這個地帶的行動，不能不使蘇聯理由充足地懷疑美國的動機，因爲這個地區離開美國可能設想爲有關其安全的地方都是太遠了。」（十月十四日紐約工人日報，J. 阿倫文）。

「試想如果蘇聯援助加拿大共產黨份子以軍火，運輸和訓練，我們將作何感想？如果蘇聯利用他們的軍隊進而直接干預中國內戰，華盛頓又將如何應付？這等問題的答案殊爲明顯。莫斯科方面對美軍在華行動表示懷疑，並不是絕無理由的。」（紐約前鋒論壇報十一月二十日社論）。

### 違背了條約麼？

對於諸如此類的反蘇姿態蘇聯儘可以取坦然而不挑釁的態度，但却不能不有所表示。莫洛托夫十一月七日的報告就坦白而嚴厲地指摘了反蘇的「四方強國集團」與「大列強國家的武裝競賽政策」。國軍在美軍協助下入東北，蘇聯未取積極的協助的行動，如果把這事解釋爲蘇聯對美國的一種抗議，這種抗議也是極溫和而應該有的。

然而我們中國却有人攻訐蘇聯違背了中蘇友好條約。

### 蘇聯違背了中蘇條約嗎？

中蘇條約只規定兩國在對日本侵略的戰爭中互相援助與支持，並未規定對內戰也有這個義務。在中國發生內戰的情勢下，蘇聯如果援助國共任何一方，都有干涉中國內戰之咎。美國對中國內戰的積極干預，正爲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所指責，蘇聯顯然不願同負此罪名。蘇聯在十二月三日以前撤兵，這是他履行協定，而不是有意援助共軍；如果撤兵的日期有利於共軍而不於國軍，那是中國國內形勢使然，蘇聯是不能負責的。如果中國中央政府派去統治東北的官員未能得到當地人民的擁護因而感到窘迫，那也是中國自己的事，蘇聯也是不能負責的。蘇聯不能代國軍解除共軍武裝，亦不能在撤退時禁止共軍進入無守軍的城市，尤不能強迫中國人民擁護中央官員。蘇聯未撤退時，國軍或共軍都不能利用東北的機場和港口；蘇聯撤退之後，國軍或共軍都可以利用這些設備。這是最嚴格的中立態度，我們從任何方面都不能指摘他違反條約。

如上所引，蘇聯所認爲友好的是獨立統一而民主的中國。在責備蘇聯不援助我們內戰的時候，我們先要問中國是否真正的獨立統一民主。在怨怪蘇聯對我們國軍不够友好的時候，先要問自己內心是否對蘇聯友好。然而蘇聯畢竟是友好的。蘇聯不因中國有少數的反蘇份子便拋棄對中國友誼，猶之乎他不會因美國有胡佛斯之流便拋棄對美國的友誼一樣。

赫爾利的辭職與美國近來對外交政策的檢討，也許會顯露出蘇聯在中國合作的曙光。在這時候，中蘇經幾番商談之後，東北的不愉快的局面也有了轉機。據十一月廿九日合衆電稱：「莫斯科電台稱：蘇聯因中國政府要求，已允展期撤退東北之蘇軍。國民政府因東北局勢緊張，已通知蘇聯政府：倘蘇軍於預定之十二月三日撤離東北，則將造成不同之局勢，因東北駐有不屬於政府之軍隊，政府不能於規定時期內運兵往東北或組織東北行政機構。」現在國軍正源源自海上陸上和空中開入東北，我們的官員也紛紛再飛長春了。

這不獨再度證明蘇聯沒有支持共軍從事內戰，而且證明蘇聯在努力消弭中國內戰的危機。只要美國不導演中國的內戰而願覓取蘇聯的合作，蘇聯總是支持中國的中央政府的。但如果以爲這又是中國外交的「勝利」，那又是不對的。對盟邦的外交是互信互惠，不是佔便宜。蘇聯所能「惠」我們的是幫助我們走向民主之途，我們所能「惠」蘇聯的是自己走上民主之途。我們如果捨此不圖而作別的想法，將來又會覺得蘇聯的幫助不是「幫助」而且來攻擊蘇聯的。

十二月八日於香港



## 蘇聯和西方

張鐵生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反法西斯的旗幟之下掀起了反法西斯的高潮時，美國的一個名女記者湯姆遜曾用「歐洲革命」這個名詞來表示這次反法西斯戰爭的特色，她說：「我們會努力號召歐洲革命，作為我們軍事行動的一種輔助武器，現在這個歐洲革命正在具體化。」

在這裏，湯姆遜所說的「歐洲革命」，並不單單「具有西方愛好政治自由，個人自由，愛惜文明和傳統價值的特質」，而且「也有蘇聯社會經濟經驗的影響」。因此，她認為「我們倘若支持歐洲革命，則歐洲革命就要混合了東西的觀念，並且成為蘇聯和西方之間的橋樑和溝通者」。

湯姆遜所謂「我們」，乃是指的美國和英國。她之希望英美支持「歐洲革命」而使其成為美英蘇的橋樑和溝通者，其實並沒有遮掩住她的顧慮，她怕三國固然能以軍事而聯合，但也能以政治而分離，因為他們的政治制度及經濟制度本來是不同的。

這是戰時的話。  
在戰後呢？

湯姆遜的顧慮却用拜恩的嘴明白講了出來：「為着戰時的團結，蘇聯和西方列強對於政府的根本差異的觀念，雖然可以被我們降底到最小的程度，可是那些根本的差異却沒有改變而仍然存在。……關於在歐洲許多地方設立的政府的性質，他們（指蘇聯方面而言——引用者）的見解和我們不同。他們要在紅軍所到的地方——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波羅的海各國和芬蘭，甚至奧地利和土耳其——堅決設立性質合於自己需要的政府。」勝利了，「勝利的聯合國反碰到了——一個傷腦筋的問題，即：怎樣對付勝利。」

是的，「怎樣對付勝利」？這反成為「勝利的聯合國」的「一個傷腦筋的問題」了。自然，拜恩所謂「勝利的聯合國」，其實也就是指的美國和英國。

而拜恩尤其認為「傷腦筋」的，當然是他的這幾句話：「我會聽過莫洛托夫的不少的演說，他的演說的結論，差不多都是「兩個不同的世界：我們的社會主義世界和別人的資本主義世界。」」

就由於這件「傷腦筋」的事情的存在，難怪章爾斯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某些人正在進行着有系統的耳語運動，他們設下一次戰爭將是英美蘇的戰爭。」同時瑪爾丁也在他的舊金山通訊裏說：「我們不一定要有什麼幻想，今天宣傳家們的目的，就是在挑動反蘇的戰爭。」

在事實上，章爾斯所說的「耳語運動」是有根據的。只要我們看一看美國「新教徒」雜誌，就可以知道旅居美加等地的德國公教徒以及其他流亡法西斯份子的種種陰謀和活動。這批反動份子企圖設法說服英美若干有勢力的人物，使他們相信英美和蘇聯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是會到來的。他們努力想煽動英美利用德國公教徒重建一個「統一」的德國，以作為反蘇的堡壘。這個雜誌還告訴我們：在德國的英美佔領區內，竟公然挑選這些反動的公教徒充當官吏，即此已可見他們的活動是不容忽視的。

沒有「裏應」就不可能有「外合」。一方面德國及其他國家的法西斯份子企圖從外離間英美和蘇聯的團結，一方面美國的反動份子如鮑威爾之流又企圖從內把三國的關係破壞掉。他說：「美國如果不趕快採取一種新的外交，軍事政策，則目前戰爭的結果將是一個俄國支配的歐洲和一個俄



國支配的亞洲。我們應該承認舊金山憲章和布爾喬亞會議協定。但是在這個案子裏，我們還必須採取一種強硬的正常的政策，以抵制俄國帝國主義，經常同英國及其他將依附英美核心的國家聯合行動。」在這裏，鮑威爾以爲美國除英國以外，還應該同法國、義國聯合在一起。

自然，鮑威爾的叫聲，未嘗不可以引起英法等國的共鳴，最近英國及法國之企圖進行西歐集團的組織，就在「採取一種強硬的，正常的政策」以反蘇，儘管牠們在骨子裏除反蘇以外又企圖反美。

因此，狄托之嚴厲批評西方式的民主政體是對的，「因爲在這種政體之下，所有反動份子和法西斯份子都能利用機會，藉以滋生，並且還在暗中毀壞了民主制度。」

### 三

現在，我們且小批評西方式的民主政體，更掉轉筆來談一談那實現了真正民主政體的蘇聯。

不錯，蘇聯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而英美則爲資本主義的國家，然則這「兩個不同的世界」會不會如拜思所想而難於合作呢？

這是一個問題的中心。

要解答這一個問題，我們先要知道蘇聯外交政策的原則，即：第一，蘇聯主張和平，主張鞏固和一切國家的實業聯繫，第二，蘇聯主張同一切和他交界的鄰國和平友好，只要這些國家不想侵犯蘇聯領土及一切其他的利益，第三，蘇聯主張援助那些遭受侵略並爲自己祖國獨立而奮鬥的民族，第四，蘇聯不怕侵略者的威脅，而準備着加倍的打擊那些侵略的國家。蘇聯在戰前既是這樣，在戰後也是這樣。所以，只要英美都主張和平，蘇聯是可以和牠們合作的。

而且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他在戰後的歐洲所爭取的，並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歐洲，而是一個民主主義的歐洲。假使「關於在歐洲許多地方設立的政府的性質」，蘇聯的見解和英美不同，那麼，這其實並不是「根本的差異」，而只是英國記者詹斯丁所說的不同：「俄國人希望和德國人合作以改造德國。美國人則不和人民合作甚至去反對人民。……在政治領域裏的俄國人，表示出比民主的美國人還大的民主主義。」跟着他更強調的說：「（特別是在奧得河以東）雖然激烈的農業改革正在進行，現

在在經濟領域內也看不出任何有「布爾喬亞主義」的痕跡。」

又，蘇聯所支持的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政府，英美不是還在反對嗎？其實羅馬尼亞國王米海爾一世却曾被視爲目前「世界上第一個民主的國王」。在希特勒的失敗還沒有十分顯明的時候，他就堅決實行羅馬尼亞的轉變了的政策，不管對內或對外，他所實行的都不外是民主團結的政策，羅馬尼亞之能從「罪惡戰爭」的泥潭裏拔出而得救，他和他的政府的貢獻顯然是偉大的。再就保加利亞政府來講，這個政府所依據的愛國陣線，也實在擁有真正愛國的和平民主的勢力，而能成爲「保加利亞人民的重大利益和命運的唯一擁護者和保衛者」（保加利亞總理喬吉亞夫的話）。雖然「黑色的反動勢力」已開始在愛國陣線內外作有組織的進攻，而企圖破壞工農的團結，這個陣線一定會消滅國內一切企圖復原或復古的反動份子（包括法西斯份子的殘餘），以保證保加利亞的獨立和自由。

因此，如果拜斯希望蘇聯的見解和英美相同，那他就先要希望英美和人民合作，而在德國，巴爾幹及歐洲其他部分表示出同蘇聯一樣的民主主義，因爲這的確是三國合作以至加強合作的一個重要關鍵。

### 四

無疑的，英美既需要和蘇聯「和平合作」，蘇聯也需要和英美「和平合作」。爲了這，莫洛托夫在十月革命紀念會上的聲明：「我們首要的目的，就在和各個愛好和平的國家維持和平及合作」，可算是一語破的。不久莫斯科電台評論家還補充着說：正如莫洛托夫所說，蘇聯已準備用事實證明牠「將爲一個可靠的棟樑，來維持各國的和平及安全，恰似在戰時牠所做的一樣。」並且蘇聯的一個觀察家也表示：「我們堅決主張國際合作，主張愛好自由的各國之間的合作，我們忠實的履行我們的一切義務，凡和爲和平而鬥爭有關的任何事情，都不得避開我們的眼光；凡是證明憑和平的名義增進國際合作的種種事實，我們都歡迎。全世界的任何地方，關於民主勢力的成長和加強的任何跡象，都是使我們滿意的根源。」蘇聯之注意「和平合作」和民主，即此已可見一斑。所以，只要須和蘇聯「和平合作」的英美能同樣的注意民主，能促進國內外的民主制度，而給一切反動份子和法西斯份子（國際的及國內的）以無情的打擊，牠們一定是不會再碰到那個「傷腦筋的問題」的。

# 論美蘇在中國的關係

——譯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日「柯里爾雜誌」

拉鐵摩

本文原名「論美蘇的新疆界」(OUR NEW FRONTIER WITH RUSSIA)，是拉鐵摩爾論中國問題的最新文章。拉氏是美國最有眼光的遠東問題專家，他不僅美國有些短視而反動的外交家那樣主張幫助中國政府以武力強求統一，而主張幫助它以民主方法求得團結。現在赫爾利的政策正被輿論攻擊，而美國對華政策正需要重新檢討的時候，拉氏這篇文章是極富於指示性的。拉氏的論點有它的可實行性，但在根本上它仍是美國本位的。

譯者

戰後時期最重要的條約，最近在莫斯科簽字了，這張條約雖然用中文寫的，而實在是美蘇之間的條約。就這麼來看，這張條約是規定了戰後美國在太平洋彼岸的權益的界線。這張條約簽訂的結果，第一次給與了美國選擇的機會，使它決定該運用多大的外國援助，用什麼方法，來形成未來的中國。蘇聯已經明白表示了，他們不願向我們挑戰。

中蘇新條約寫出了最簡明的辦法，蘇聯聲明不干涉中國的內政和中亞細亞的新疆事件，答應日本正式投降後，在三個月可驚的短時期內，蘇軍自東三省撤退。另一方面，中國同意舉行外蒙獨立

的公民投票。(事實上外蒙已獨立了二十年。)

此外，中蘇雙方同意共管東三省鐵道，這些鐵道，蘇聯在過去是有權益的。雙方并同意旗願為共同海軍港。蘇方在鐵道方面的權益，純粹是商業性的，而不是軍事控制。

蘇聯的主要目的，似乎是在獲得對日戰勝者的威望和獲得他投於中東鐵路的資本的利潤。因為經過三十年後，「中東鐵路及其一切財產皆全部無償交還中國。」

甚至共同使用的海軍港旅順也是如此，「協定滿期時，凡蘇聯在該區所設置之一切公私設備，皆無償轉讓中國而成為中國政府之財產。」在中國歷史上，凡關於鐵路和海港的問題，中國從未簽訂過這麼有利的協定。

這張協定，就兩個重要方面來看，對美國的好處，正跟對中國的好處相同，而且就任何方面來說，這張中蘇協定，事實上却是美蘇的條約。首先，我們是從旁參加了商談的。華盛頓的美國國務

## 反內戰運動的大血流

——昆明通訊——

與其因內戰而死，不如反內戰而犧牲！

——昆明市學生反內戰委員會會口號——

### 一、運動的起因

自從十一月二十五夜，昆明市各大學學生，在聯大新校舍，舉行反內戰座談會，被當局軍警以刺刀，衝鋒槍，機關槍，迫擊砲等新式美國武器射擊攪亂後，繼有一二、一的大流血慘案發生，個中情形，外間因不易得到真實消息，誤傳甚多；現在記者，特根據事實，作一個純客觀的報導，想為各地讀者所樂於知道的吧。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是過去有名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及南開大學三個學校，因平津淪陷，流亡所來的一個臨時組織。這三個學校，都有她非常長久光榮的歷史，為國家培植了無數的人才，她們一向是主張思想自由，研究自由，為國內碩果僅存的，具備了西歐自由學習風氣的自由主義的堡壘。自從內遷到昆明後，在極度的高物價之下，師生們一直過着餓殍的生活。這大日本向同盟國乞降後，流亡了八年的西南聯大師生，當然和全國的人民一樣，都希望快點回到平津，開始復校運動，不料抗戰剛剛結束，內戰忽然發生，只要是一個中國人，對這次完全違背人

### 思 荻

院和莫斯科的美大使館，曾公開地聲明過，在這次談判的全部時期內，保持了密切的接觸。事實是，假如蔣介石和史達林雙方不是信任杜魯門，就不會商談這條約。

### 蘇聯讓美國來領導

這件事實的重要性，還不止於文字上所記載的。這是說，蘇聯不僅不討厭我們關心他和中國所談判的事，而且願我們關心。

蘇聯宣佈不干涉中國內政，這也是一種示意，蘇聯願意美國發動樹立遠東國際政策的路線。再呢，蘇聯已經表示，他們願跟美國結成友誼的關係。

其次，這張條約減削了因日本的潰敗而引起的最尖銳的危機——這就是美蘇雙方可能因蘇聯的支持中國共產黨，和美國的支持國民黨（它控有國際承認的中國政府）而發生的戰爭。

可是，這巨大危機減小之後，也並不就是說我們不再有中國的問題了，或則是剩下來的問題比較更容易些了。完全不是的。

我們遠東政策的基石，經常是在維持中國的領土和行政權的完整。我們開始遵循那種政策的時候，那是在防止其他列強瓜分中國為勢力範圍和兼併區的時候。在我們已成為海空軍可出入於中國海岸的最大強國的現在，我們需要怎樣修正我們的政策呢？

我們所要考慮的最重要的國家是中國本身和蘇聯，因為這兩個國家經過戰爭之後，不僅是增加了他們的重要性，而且是以新的重要性而出現的，同時，英法兩國經過這次戰爭後舊日在遠東的重要性却相當地減削了。

在戰後世界的強國中，蘇聯國力僅次於我國（美國）。蘇聯之宣稱置身於中國政治之外，正是表示他強大而不是表示他弱小。——因為，不管中蘇新約和新協定規定了什麼條件，蘇聯目前所處的地位是這樣的強有力：假如中國將事情弄錯了的時候，蘇聯隨時可以過問中國的事。

### 美國的新情勢

事實上，蘇聯不單是站在旁邊的，而且在中國的膝上安放著這個戰後的嬰兒。蘇聯和世界其他各國現在都毫無保留地承認中國政府，中國政府就應要表示它能受人付託，好好照料和哺養這個嬰兒。美國既然是中國的主要支持者，而中國政府也主要是從美國得到經濟援助，那末我們美國人是有一種新的局面得考慮的。我們務須向世界闡明什麼是我國遠東政策。我們須立即着手。

而且，既然沒有別國跟我們競爭領導權，我們就不能採取緊急政策，這種政策只會阻礙其他強國的政策。我們現在就該表示，我們是能够依據廣泛的條件考慮將來的，我們是能够像中蘇兩國明白地預期我們那般的領導的。

在面臨着領導問題和領導責任的時候，我們得充分的表示，我們和別人已經完成了一些什麼。我們動員了而且運用了在珍珠港事變以前無法相信的巨大海陸空實力，以一個強大的實力，在打敗

民利益的內戰，無不忿懣，無不疾首痛心！何況有着高度民主思想的西南聯大師生。他們認為國家不是那個人私有的財產，也不是那一個黨派私有的財產，而是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榮辱所繫安危與共的國家！人民在日寇鐵蹄下踐踏了八年有餘，其犧牲之大，痛苦之深，是中華民國開國以來所未曾有過的，這次好不容易跟在同盟國後面檢來了個勝利，人民從半死中甦生過來，希望從此以後能過點自由幸福的日子，但是不幸得很，黨派的利益被看得比國家人民的利益還重，於是在黃河，在長江，在大青山，在山海關，都發生了空前激烈的內戰！於是西南聯大學生招集了雲南大學，中法大學英專的同學來商量一個反內戰的辦法。

#### 二 問題就在這裏發生了

昆明幾個大學的同學，看到內戰一天天打得激烈起來了，認為已經到了不是可以袖手旁觀的地步，於是決定在十一月廿五日先舉行一個反內戰時事座談會，準備請求中央立即停止進攻，一切以政治協商解決，但是出於意外的，昆明黨政軍當局，於廿四夜忽然宣佈禁止集會遊行。昆明的學生們認這是違法的，因為政府會三令五申的宣佈了取消一切妨礙人民自由的法令，昆明當局這種荒謬的佈告，顯然是故意破壞政府的法令，本來同學們，決定不去理會它的，但是學聯會的負責同學們，認為還是退讓點好些，於是決定不遊行，改在聯大新校舍單單舉行座談會。

廿五晚上，沒有一點月色，新校舍的廣場上，也沒有一點燈光，幾千個愛國家愛自由的學生們在些教授們領導下，以極其熱烈而悲痛的心情來討論如何來反對這次內戰，會議剛開

日本的戰爭中担任了最大的工作。因為我們在這次戰爭中問過了些什麼，而別的國家也做了些什麼，我們就不能恢復珍珠港事變前的國際局面。

談我們看一看人家做了一些什麼。日本現在雖然失敗了，但他却完成了一件會在歷史上起持久作用的事情。他們毀滅了殖民地制度的「永久」的觀念。戰前，殖民地人民已經希望未來的自由，但是在世界強權構成的陰影中，他們的希望是既微薄而又帶理論性的。

英、荷、法，這些首要的殖民帝國所擁有的龐大實力，是從未自願放棄過的，而且當時似乎也沒有哪一國願意而且能够把他們的權力消滅。之後，日本却偏偏做到了。在珍珠港事變之前，日本人虛聲恫嚇，兵不血刃地開進了越南。珍珠港事變之後，香港和星加坡在難以置信的短時期內，遭到突襲而被日本佔領過去了。日本人幾乎在把他們的部隊和行裝搬上岸這麼短的時間內，就控制了整個荷印，擴展的距離比從紐約到舊金山還要長。

雖然日本人現在也失敗了，可是未被日本打敗的那些國家已經不再像過去一般的有威望了。在殖民地人民的腦海中，印上了兩種觀念：（一）殖民地強國基礎上是脆弱的，因為他們都有一種泥足；（二）英、荷、法，祇因靠了美國的力量，才能恢復殖民地的。美國人對這些事實，應該跟殖民地人民有着同樣深刻的印象。我們是強大到能够恢復英荷法各國的統治。可是，他們還能再像過去一般的強大，使我們依賴他們羣圍的強權政治嗎？

其次，還有中國。在戰爭瀕於結束的時期，中國所扮演的決定性的角色，愈來愈差了。由於比其他各國作戰更長久些的緣故，中國人是比別人更疲乏一些的。當蘇聯在中國領土上參加對日作戰的決定時刻的前一分鐘，中國內部還不能團結，這使得中國的情形更壞了。（團結之所以失敗，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國民黨不允許有損其一黨專政的任何形式的政治團結存在。）

可是，我們不讓中國在戰爭最後階段每況愈下的重要性，使我們忘記了中國在戰爭初期，以決定抵抗日本和打到相持的局面的這個事實改變了世界的歷史，而下這個決定的是蔣介石。

說到這一點，我們又要回頭談蘇聯。因為蘇聯以迅雷疾風之勢突進了滿洲和朝鮮，正是在日本已呈動搖不穩，快要倒塌的時候，於是就有人說蘇聯在亞洲的戰後地位，是沾了美國進攻日本的戰爭努力的光的。要這麼說是不錯的——可是這也祇說了一半。假如不是蘇聯代我們進行了對德戰爭的一份，我們就無法移調壓倒的實力到太平洋來。那時我們一定得把對日的兵力的大部份調去對付希特勒，那末我們對日之戰當會被延滯了。

所以，蘇聯在戰爭中所擁有的勝牌有着兩個方面。首先，他在亞洲所獲得的有利地位，大半是因為他在擊敗希特勒戰爭中的犧牲。第二，蘇聯對德進行了如此慘烈的戰爭使他的勝利無可動搖，他就自從成為共和國聯邦成立以來第一次免除了德日的東西夾逼，而德日的任何一方都是可能得到世界的聯合力量的助的。

由於美國地位增高的改變，和中蘇地位增高的改變，加之以日本地位削弱的改變，和殖民帝國地位削弱的改變，我們美國人自能發現我們所處的地位。全般的情勢是這樣的：我們現有的實力比

進行不久，全場的四週忽然響起了機槍的聲音，隨着機槍的聲音更逼近，其中還夾雜了些炮、子彈呼嘯的從大家的頭上飛過，原來是明的當局把這批教授和學生當作「土匪」來圍攻了！幸好教授和學生都是徒手，所以無從發生「內戰」。當局這種錯誤的舉動却反把會場情緒刺激得更加高昂，與會的全體師生們，爲了爭取人民的自由，爲了反對這種不民主的武裝干涉，爲了不忍讓剛剛脫離戰禍的祖國重陷於兵燹，所以當時就決議於十一月二十六日起罷課，以行動來貫徹他們的主張，並提出了四點對中央的要求：

- 一、立即制止內戰，要求和平。
- 二、反對外國助長中國內戰。
- 三、組織民主的聯合政府。
- 四、切實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遊行、人身等自由。

對雲南黨軍當局的要求是：

- 一、追究射擊大會事件的責任問題。
- 二、立即取消廿四日黨政軍聯席會議的禁止集會遊行的非法禁令。
- 三、保障同學的身體自由，不許任意逮捕。
- 四、要求中央社改正污蔑聯大的荒謬言論，並向黨軍參加的人士道歉。

大會開完之後，大家準備回去，但是聯大四週，交通斷絕，通道戒嚴，任何人都不許過去，於是當晚與會的教授和學生就在月黑的露天中，機槍和刺刀的前面，一直徘徊到天明。

### 三 武裝干涉成爲罷課的信號

在這次當局以武裝干涉學生集會後，頓時引起了全市學生的忿慨，翌日就組織了一個昆明市中學以上學生反內戰罷課委員會，當時參加這個罷課運動的學校一共有三十一個。并於廿八日發出爲反內戰及抗議武裝干涉集會告全

我們過去的任何時期爲強，事實上，我們今天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可是我們在實力上所得到的東西，却因爲我們不能利用均勢的機會而抵消了一部分。

就均勢政治而言，英，法，荷蘭比他們過去更可以控制了。不過他們也更脆弱了，更少了控制的價值。日本作爲可資依賴的政策工具，又太弱了！這就是某些想利用已經削弱，但還未混亂的日本作維持亞洲法律和秩序的工具的人們的論據的弱點。蘇聯則是太强大了，不易控制。舊有的均勢機構，似乎全然是過去了。

### 中國在新機構中的地位

爲了要以一個新的機構來替代舊的機構，我們需要一個真正強大的中國——在實際上，强大到處在完全對等的地位以決定世界的均勢；我們應該爲了我們自己的長期需要和權益，決定我們的選擇。

我們也需要一個在政治上安定的中國，取得美國的私人投資者的信任；祇有中國政治上的長時期的安定，中國才能爲美國資本準備投資的機會，爲美國準備一個大規模的市場。使中國成爲主要的聯盟的現代強國，得經過二十五年的長期的發展。到裝備中國的二十五年期間，於結束的時候，貿易和投資的性質也將改變了。中國在原料供應方面失去了他的重要性，但是在購買我國的某些製造品和將他的製造品售與我國方面的重要性就增加了。

發展的新階段來到的時候，我們無庸恐懼。到那時自然會有新辦法的；經驗告訴我們，工業國家與工業國家之間的貿易，終是比工業國家與僅僅輸出原料的國家之間的貿易要大。那是因爲，一個工業國家的國民收入終是較大的，而因此有了較大的一般購買力。在目前我們的問題是在獲得中國的信任，以便促使中國迅速工業化。

我們該怎樣去取得我們所需要的東西呢？

這有兩種途徑可以選擇。一是我們認爲蘇聯對中國不干涉的態度，使我們能安全地在財政上支持中國政府，武裝中國政府，迅速壓服任何未來的反對派，用武力在中國強求統一的。另一途徑是我們認定中國所需要的——和我們在中國所需要的——不是用武力強求的統一，而是出之於謙和的統一，在這樣認定之後，我們就可以採取鼓勵一切力量團結的政策，用美國的財政和經濟的援助，支持他們向團結的方向走去。

第一種途徑會使我們掌握一個殖民地地帶。假如中國發生內部紛爭，而牽入了強大的共產黨或別的大集團時，那就需要大規模的美國軍火源源接濟了。

這就是爲什麼我們要掌握一個殖民地的理由了。祇有美國能夠供應必要數量的物資，中國政府爲着要繼續不斷獲得這些物資，對我們就「予取予求」，什麼都答應了。中國政府雖然不會像印度之臣屬於英國那樣在主權上從屬於我們（美國），可是我們對中國的控制會比今天英國之控制印度來得如意。因爲印度人可以用戰爭來削弱英國的控制力，而走上內戰軌道的中國政府就得不到我們愈

國民衆書。

因此罷課運動愈來愈大了，雖然在種種的新聞封鎖之下，重慶，成都的學生很快的就響應了起來。而廿七日美國的金山廣播電台向全球廣播：正在中國各大都市繼續展開之反內戰運動，包括重慶罷課，罷工，罷市，成都昆明罷課，及廿五日之職工罷工大事件云云。

學生們用義勇軍進行曲改成反內戰進行曲，壯烈的歌聲響徹雲霄，每天分組作街頭演講，說明內戰對於國家人民所造成的危機，要求廣大的人民起來響應這個反內戰運動，這樣全市的老百姓都清楚了，這二萬多學生，是爲了反對中國人殺中國人而罷課的，並不是像中央社所說的是「赤匪」搗亂，於是運動展開了，罷課愈來愈堅決，同學們從各方得到了許多熱情的支持。

當局對於這個運動，從來不肯虛心的去處理，認爲有槍桿子就可以壓迫得住，因爲他們一向倚靠槍桿子，把一切人民爲痛苦的呼喊，都壓迫得一點聲音都聽不出來。慘案就是在這種殘暴政策下發生的！

#### 四、廿一、一的大流血

十二月一日，上午十二時左右，幾十個穿軍裝的暴徒，衝進聯大師範學院，丟擲三顆手榴彈，當場受傷十餘人，重傷的五人，其中聯大同學李魯連，被手榴彈片從耳部穿進頭部，數分鐘後即行斃命；聯大女同學潘瑛爲彈片擊中頭部腹部胸部，手指被削斷，倒地後復遭兇手以刺刀在腹部猛刺，經抬入送院後延至下午五時三十分鐘斃命，昆華工校十七歲之小同學，聞警越牆來救，被手榴彈擊傷頭部，延至下午六時斃命于甘美醫院中，同時越牆過來之昆

來愈讓步而讓我們控制。

這樣做的同時，我們就會妨害了自己的權益，因為我們建立起一支抵抗我們的強大的力量了。我們在中國需要的是擴展的市場，因為我們的工業所需要的是能夠為將來作大計劃。做一兩年的好生意，接着就是經濟蕭條，這不獨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而且把這些問題弄得更複雜了。我們需要的是中國能提高生活水準，這樣，中國便不會成爲日本第二，一得到工業設備的時候就用極低的生活水準（指廉價的勞動力——譯者）和我們競爭而打擊我們。

### 民主和繁榮

所以，我們在中國需要一個民主的政府來發動這具經濟的馬達，因為祇有民主的政府，才能使人民提高經濟獨立的水準，工資，購買力，與鄉村人口，城市工人和中產階級的生活水準。我們要把貿易與財政用於支持中國政府以武力壓迫一切反對黨的話，我們是既不能獲得擴大的市場與購買力增大的顧客，也無法得到一個民主政體的中國的。

處理目前的局面，我們的權力差不多和中國政府的權力一樣大。我們現在是中國政府最重要的財政上的支持者，而且中國政府現在所接獲的武裝和軍事供應，幾乎全是來自美國。

不管我們決定什麼政策，這個政策都會影響未來的幾十年內的事。今天存在的中國政府，目前是被全世界承認爲合法的政府的。我們應該把它當合法政府和它來往。可是中國政府却是國民黨的專有的財產。政府的軍隊也是黨的軍隊。

國民黨固然公開地聲明過民主的政策，允許其他黨派將來有選舉和派代表參加政府的權利；可是它過去所實施的却是对異黨的嚴格管制的政策，管制之嚴，等於壓迫與消滅別的黨派。他固然給這些黨派幾個代表；可是這些代表都是由國民黨委派，而不是自由投票選舉出來的。所以這些黨派的代表們只是代表國民黨所準備讓步的程度，並非是代表人民的投票選舉的權利。

國共雙方代表在重慶所舉行的談判，遲早一定要達到悲觀的結果。今後中國在解決團結問題時，要麼就重複美國過去的內戰前夜的情況，要麼就更像美國過去的革命戰爭結束時一般的情況，二者必居其一。總之，一般人已公開地把這和美國的內戰相擬，並引用林肯的話來說：「一間屋子破做兩邊是站不穩的。」這情形是很不幸的，因爲目前中國的形勢是更像美國十三州革命戰爭之後的情形。

美國當時的憲法起草人決定創立了一個更加完善無缺的聯邦，這就是承認美國還沒有滿意的團結。中國現在也沒有這種團結。由於中央當局和地方當局以及多數派和少數派的互相妥協，造成了美國全國大團結。中國今天所需要的正是這個。

### 不要刺刀政治

在這種形勢下，我們需要明朗的重新說明美國的政策，響亮地宣佈出來。我們須得使人明確地

工同學李云，被刺刀穿及頭部，手足，亦於次晨斃命於醫院中。同時又有武裝軍人百餘，在聯大新校舍門口，以木棍，石塊，鐵錘毆擊同學，並投手榴彈，除聯大同學十餘人受傷外，復有校外人士二人被毒打，而護送受傷同學至醫院回時，又在雲大醫院被毒打，除聯大同學同車高金堂重傷外，又有護士馬靜成小姐被打受傷，同時聯大工學院也被打毀，教授馬大猷先生被打，當時這一批「武裝將士」逢人便殺，遇人便打，如果以這樣的決心和勇敢來抗日，恐怕敵人早在三年前就給我們打得落花流水了！可惜現在殺的和打的都是中國的同胞，而且都是愛國的年青知識份子啊！

### 五 漂亮的公審？

在這次大流血之後，當局妙想天開，假裝民主，來了一個公審。關麟徵，李宗黃及一些軍法官們出庭審問。法官將傳訊的十餘人，分爲三案，一爲正義路軍官二隊學員與聯大同學毆鬥事，二爲聯大新校舍門口，軍官第二大隊隊員與聯大學生毆鬥，并投手榴彈事，三爲聯大醫院投擲手榴彈案。但對於彼等暴徒有計劃的進攻雲大，聯大，聯大工院的事情，却一字不提，第一二案審判的結果，是學生無理，先辱罵他們，第三案擲手榴彈事，二犯說：「因爲恨共產黨。并且用些似通非通的詞句，高聲演說，很像是讀熟了一篇底稿而背誦的一樣，但問及賄以三萬元爲誰，又云不知其人，到這裏聽衆都啞然失笑。關麟徵這時候也覺得這場戲事先沒有排好，馬脚畢露，匆匆忙忙的結束了這堂公審。

### 六 痛哭老風的滑稽戲！

十二月六日，聯大追悼死難同學之大會中

了解，我們在盡力幫助中國「國」軍清除日本侵略者的時候，我們不是要支持政府的「黨」軍實施刺刀政治，以阻止別的黨派獲得人民所要給他們的選票。

戰爭的非常時期現在已經過去了。目前再沒有別的國家能進攻或侵略中國了。中國的軍隊再不需要更多的飛機，坦克，子彈作為國防之用了。所以，現在要做的是我們借款和借專家協助中國政府實施改良農業，稅制，和工業化；這些我們能够做到，同時要明白地告訴中國政府，假如它要把國策轉移為黨的政治，那麼源源不斷的援助和供應就要停止。

假如我們正確地處理這種形勢，那末，中國的政治民主和經濟進步，就會並駕齊進。中國人就會充分認識美國所幫助的價值，而且中國最民主的份子就會是中國最親美的份子，假如我們錯誤行事，那末中國的民主份子會感到，是美國窒息了他們的願望，強迫中國人民接受舊波蘭型的地主政制，和阿根廷的軍事獨裁制。

朝向蘇聯的人就會愈來愈多，因為他們感到無處可去。千百萬的中國人就會厭棄美國的民主，更有千百萬的中國人會開始要求聲明過干涉中國內政的蘇聯，改變想頭，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假如我們和中國任意地或不經意地玩弄我們現在在手上的紙牌，那末蘇聯以更加強大的手腕，再度踏入東亞政治，自屬非常容易。蘇聯握有的最強大的紙牌，既非朝鮮，也非東三省，而是外蒙。朝鮮和東三省只有人們帶感情來猜測的罷了。

中蘇協定簽訂了之後，在協定的條件公開宣布之前，中國的蔣主席所發表的重要文告上面，已經談到了外蒙的重要性。他在國防最高委員會和他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說，「我們自當依照我們革命的原則和國民黨的一致政策，決定通過合法的程序來承認外蒙獨立，並與它建立友好的關係。」

在中蘇換文中就顯出了「合法程序」——中國將允許外蒙舉行公民投票來決定它的獨立。

這種動作是有極大的重要性的。第一，蔣主席推翻了他在「中國之命運」(這本書未曾有英文本出版)中所寫到的觀點。在那本書上，他堅持說，蒙古人和漢人同種，而且說，將蒙古人和漢人同化在一起，才是正確的政策。可是現在所執行政策，恰恰與他前說相反，這樣就表示他的觀點並不是完全不能伸縮的(他常被認爲硬而沒有伸縮性的)。

第二，外蒙的爭求獨立，正跟中國本身要求獨立一樣早，而自從一九二四年起就實際上獨立了。在那一年，最後一個活佛圓寂之後，就不准喇嘛教堂再委新活佛，蒙古人民共和國也在那時成立，頒布新憲法，解脫了教會的羈絆。

## 外蒙印象

去年夏天，我跟副總統華萊斯在赴華途中，到過蒙古首都庫倫。我們遇見了外蒙內閣總理查伊巴斯蘭元帥 (Marshal Chobalsang) 和其他高級人員。我們會在那兒大草原上馳驅，訪問過幾個遊牧生活的蒙古包村落。這不是指定地點的旅行，因為是華萊斯告訴車夫往哪裏開就到了哪兒。

忽然關麟徵派來了一個少將副官葛林時，代表關氏來此祭悼，并帶來治喪費五十萬元，還送給受傷同學的慰勞品，如牛奶罐頭之類，除這之外每個受傷同學分別贈送二萬元。這真是表示關將軍仁懷俠骨，愛民如子的心腸，可是受了血的洗禮的同學們，已經騙不了，他們當時把這一切都嚴正的拒絕了，他們早已經知道這次的創子手是誰，這套貓哭老鼠的把戲，做得也不够高明。

### 七 普搗毀一切學校而後已

關麟徵一方面在懷柔，一方面又陰使暴徒繼續搗毀一切學校，有一天，一羣暴徒衝進一個小學，開始他們的毀滅學校的大勇，那學校的校長和教員，爲了怕使這批無辜的兒童，遭受這批暴徒的殺害，乃把全校小學生集中在操場上，而任那些暴徒自行去搗毀，大家都敢怒而不敢言，眼望着一間在艱苦的抗戰中慘淡經營的學校，現在給這些人——這些同是中國人，並不是日本人——打得支離破碎，全體師生們都痛哭失聲！

這些暴徒們，什麼學校都搗毀，儀器，圖書，學生成績紀錄，學校的檔案文件，部一毀而空！全昆明的父老，無不痛心疾首。這些學校不毀於暴日的摧殘，這些學生不死於敵人槍砲之下，而在抗戰勝利的今天，遇到這樣橫暴的境遇，這叫做什麼世界！

### 八 可敬的決心

現在這筆血賬還沒有算清，昆明二萬多學生還在堅持罷課，大家沒有一個怕流血，大家有一樣決心：與其因內戰而死，不如爲反內戰而犧牲！這是多麼堅定的決心，這是多麼可敬的決心！

。多年來我已認識了蒙古人，他們主要是在漢人統治之下的內蒙的蒙古人；這次看見外蒙古人，外蒙的繁榮和外蒙人民的坦率而自在的態度，給了我很深的印象。

他們很肯定地說他們自己是一個民主獨立共和國的公民，他們實行一種經過改良的私有企業制度——而不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擁有他們自己的牛羊羣；有錢的人就僱傭工人為他們照看他們的牛羊——這種「人役人」的現象，在蘇維埃制度裏是不允許存在的。

可是，新的工廠和大工業都歸政府所有，歸政府經營——一個最好的理由是：蒙古人的主要財產還是牛羊，個人沒有大量的活動資金辦工業。

中國一旦承認了外蒙獨立而打開國際承認的門路，我們就會看到某種新穎而驚奇的東西。在中國邊界上存在着一個新的國家，已經是極重視的國家，對這事實我們至今還不曾有所準備。他們不像東三省的中國人那樣以為自己真的是日本的臣民；外蒙的人民却以為自己與蘇聯站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不管怎麼說，他們都是有點驕傲的。

「有些事情我們比俄國人做得更好，」有一個蒙古人對我說。

這一個新國家佔地八十萬方英里，大約一百五十萬人口。人口增加得很快，因為公共衛生的機關已經有辦法防止梅毒和肺癆，這兩種病以前是蒙古的流行病。國內受教育的平均額比中國的多，就個別來說，人民都是有民主的觀念的，政府也是強有力而得人擁護的。

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年來，都祇有與蘇聯發生國際上的關係，今後跟其他國家打開國際關係之後，其結果是很值得注視的。結果一定是大大地增加蘇聯在亞洲人民中間的威望，因為這裏有外蒙這樣的國家，要不是蘇聯的保護，是沒法存在的——然而蘇聯既不吞併它，又不在此內部控制它。

外蒙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都跟蘇聯的制度有顯著的不同，可是蘇聯用借款和專家幫助外蒙，却有助於加強這些不同處，而不是壓迫他們遷就蘇聯的水準。最後，雖然外蒙的人口不過一百五十萬，中國的人口却有四萬萬五千萬，然而因為外蒙的進步和繁榮，中國人的聲望却在好些重要方面，還得跟它們競爭一番。

## 中國的選擇

這許多，就是已經攤出來了的牌。這些顯出了整個亞洲的自由與民主的傾向；顯出了民主的最規模的計劃是在中國。中國的民主計劃受着美國的同情的支助，可是這民主計劃至今還未付諸實行，美國仍在遲疑着用怎樣的一種實際的政策，支持中國到什麼程度。

拾起桌上的紙牌與否，那就在中國自己決定。假如中國幹得不錯，他就能取得亞洲人民中間的領導地位，美國也將予以相當的支持。假如他們幹壞了，中國就會喪失這領導地位，美國的利益也受動搖，因為我們既不能有一個強大的中國的幫助，來維持世界的安全，又不能有一個繁榮的中國擴大我們所需要做的投資和貿易。

——憲風譯

(上接第九頁)

過去數月的事實說明着：長權中國民主團結而富強的一部分人，要扶植中國的落後勢力，維持其專制統治，俾將中國地區成為美國生產機構及投資底不可分的一部分；並使中國在政治經濟以至軍事上始終依附美國。另一方面，代表着美國傳統精神和大部分的人民利益底人，希望着中國能真正成爲一個民主獨立富強的新中國，中美的政治經濟關係，建立在合理互惠互助的原則與基礎之上，以謀兩國久遠的共同利益！

假使美國採取前一政策，則將促成中國內部的分裂，使中國處於長期的混亂與窮困狀態中，結果除促成再一次毀滅人類的大戰而外，美國將一無所獲。

假使美國採取後一政策，則中國的情勢雖不至立刻使美國投資者與高采烈，但其必將漸入佳境，兩大民族間底正常關係必日趨親密，其相互間的利益，亦可永存而不墜。

上述兩種前途的取捨，大部是要靠美國政府及其人民自己來決定的。此刻正是其決定關鍵。我們希望美國政府，不爲華爾街少數短視的金融家企業家所影響，而爲中美兩大民族底極大多數人民底共同利益作深謀遠慮。第二次大戰剛剛結束，這戰爭的導源與其說政治的，不如說是經濟的。我們自己很清楚，中國的窮困與衰疲是由於長期間受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所致。日本帝國主義已經被擊倒了，今後太平洋是一個新的時代，我們懲前毖後，希望我們底盟邦——美國，在最後決定其展開新時代的政策時，不徒具名詞底更迭，而欲在問題底本質上三思之！





# 蘇聯——堅持民主和平的堡壘

沙溪

逆流是阻止不了人民的呼利的，民主聯合政府依然是全世界從法西斯羅網中解放出來的各國的初步目標。因為這是歷史行進的方向。

然而逆流的確是露出了更明顯的跡象來了。正像蘇聯觀察家所指出的，「有人竭力破壞和平事業；有人竭力想離開那在考驗和苦難的歲月中擇定並從對敵鬥爭的經驗出發的道路——這種努力已在激化起來了！」

這在各國的國內，像我們上一次所談過的，在儘量造成口實，反對實行民主制度；在國際間，則準備進行一個反蘇反人民的第三次大戰。這正是一個事情的兩面：反蘇與反人民是分不開的。凡反蘇的也必反人民反民主。凡反民主反人民的也必反蘇。

然而蘇聯反得掉嗎？在二十八年以前，新生的蘇維埃幼兒尚且反不掉，那經過世界最嚴酷的戰爭攻險的蘇聯反得掉嗎？了！今日的蘇聯，正是了解戰後世界民主力量的基礎。

## 和平外交

自立國以來，蘇聯就是始終努力不懈地採取組織愛好和平自由的各國人民的共同陣線來鎮壓侵略勢力，防止戰爭威脅，維護世界和平。像莫洛托夫在戰後第一個十月革命紀念日所說的，「蘇聯一向是，以最前進的地位給予了普遍和平與國際業務關係的發展，而對於和其他國家和平

共處與合作而表示的關心。」

戰前蘇聯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努力，是人人皆知的，他們的口號是「爲和平而戰爭」。蘇聯的這種努力之沒有達到防止戰爭的目的，那是反動的統治階級實行綏靖政策的結果。（據紐倫堡戰爭罪犯審訊庭發現的文件，甚至當德國法西斯軍侵入波蘭兩天之後，法國的達拉第政權還打算跟希特勒妥協，主張召開德法英波會議。）在整個反法西斯戰爭以歷史的空前規模展開的時候，蘇聯外交政策的具體方針就着重在鞏固和擴大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綫，鞏固和擴大反法西斯聯盟各國友好互助與團結合作關係的發展，在戰爭的後半，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光榮勝利並且展開雄偉的大反攻戰的時期，蘇聯並且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來在這個民主合作基礎上，扶助世界範圍內新民主主義力量的增長。這就是爲什麼緊接蘇聯的各國，特別順利地展開新民主主義運動，而不受到外界的手預的緣故。

## 鞏固勝利

今天的和平，今天的民主勝利，不是隨便得到的，是在全世界鞏固和擴大的反法西斯聯合力量在堅強的鬥爭中得到的；其中尤其是以蘇聯的出力爲最大。這樣，戰後的蘇聯，如莫洛托夫所說的，「我們沒有比鞏固我們的勝利的任務更重要的任務了。」換句話說，蘇聯的戰後外交政

策仍然是一貫的保衛民主堅持和平的政策。

蘇聯怎樣實施戰後的外交政策呢？莫洛托夫說，「當我們生活在『各國的體系』中的時候，而且當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的根並不徹底拔掉的時候，我們對於可能發現的新的和平撥亂者們的警惕性決不該鬆懈，而對於加強愛好和平的各強國的合作的關係，和以前一樣，將是我們的任務。」

明白地，蘇聯是以不絕的警惕性促使全世界和平的人民注意於危害人類的法西斯主義的抬頭，它是毫不懈怠，毫不鬆懈的。在爲了要達到這種目的，也就是「蘇維埃的天職」，「就包括以維護世界和平的利益的精神，以建立各國人民間的友好與合作的精神，來對人民進行政治教育。」它「豈但決不排斥暴露，反而要求暴露關於準備新侵略以及使法西斯主義更牛的一切企圖」。這是一方面。

蘇聯決不放棄反法西斯戰爭的盟友，尤其是英美的合作，但那是以反對具有反蘇性質的各個國家的集團爲條件的。這就說明了蘇聯爲什麼反對原子彈的保守秘密，反對組織所謂西歐集團，反對一國獨管日本而令德國富「顧問」，反對「大談形成若干國家的集團和組合，作爲維護外交方面某種利益的工具」。蘇聯以及其他愛好自由的各國，在這一方面決不應該鬆懈自己的警惕性。別以爲蘇聯對若干強國的「合作」，就會對

他們的法西斯份子，或者由法西斯支持的社會圈子親睦合作，那是不可可能的。這是一方面。

### 民主的堡壘

蘇聯又是支持全世界民主勢力的最有力的國家，這是因為蘇維埃政府之力量，乃在於它對人民接近，而蘇維埃的民主真正具有人民性的緣故。而也因此，「當蘇軍進入各個解放國家的時候，（包括東三省在內——作者），包括昨天左祖法西斯主義的那些國家在內，蘇維埃人民很容易和工人階級與民主方面人士通聲氣。」（莫洛托夫演辭）。而也因此，對於已經走上民主道路歐洲的法西斯國家和半法西斯國家，蘇聯的態度也是明顯的，「這些國家中民主原則的鞏固，應該予以支持，而不應該加以阻撓」。不僅止此，同盟國家在實行和要實行聯合等調的德、義、日，在防止他們國內法西斯死灰復燃的聯合管制的法西斯國家，蘇聯的態度也是極其明顯的。這種管制「並不妨礙這些國家作為民主的愛好和平的國家而發展，而興起的。」這是一方面。

很明白，蘇聯是以保衛世界和平，推進世界民主為己任的。誠如莫洛托夫所說的，「蘇聯，一向是，而且必將繼續是保障各國的和平與安全的堡壘，並且準備用行動而不是用空話來證明這一點。」

### 獨特的民主優越性

蘇聯靠着什麼能實踐他的不用空話而用行動的聲明呢？

首先，在政治上，蘇聯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

家。在蘇維埃國家裏面，一切民族是真正平等的，一切的個人都是真正平等的。蘇維埃的憲法規定每一個參加聯邦的共和國都有退出聯邦的權利，每一個民族都可以由民選代表出席全國的最高執行機構——蘇維埃最高議會，每一個選民都有無條件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樣還不够保證政治的民主，蘇聯的選民不像其他的「民主」國家要受經濟上的限制，而不得被迫選舉自己已不願選的黨派或個人，蘇聯因為有經濟上的民主才保證了選民的絕對的民主選舉。在別的「民主」國家，不是選出了的立法議會與執政的政府脫節，就是由資本家保持着的黨派霸佔了議會。蘇聯却不是的，它由山各民族民選代表產生的民族院和依照人口一定數目選出的代表產生的聯盟院組成的議會。它們都是真正的人民代表，而又是執行政策的機構，蘇維埃政府是從議會誕生出來的。在嚴酷的戰爭時期，蘇聯各民族人民的友誼已經成長得更加親密，這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已經變得更加團結。蘇維埃民主的優越性，已經在戰爭期間特別證明出來了。它經得起戰爭烈火的考驗。無疑地，一九四六年春的全國普選，又會產生蘇聯的新的政治質素，而走向着更團結更民主的方向。

### 沒有失業

蘇維埃的民主，主要是基於它的經濟制度。蘇聯因為沒有「人剝削人」的制度的存在餘地，這才能够使它在短短的二十幾年內，從經濟落後的舊俄一變而為世界的最強國。蘇聯在連接的三個五年計劃中，顯出了無比光輝的人民力量的結晶。蘇聯一方面擺脫了舊俄的落後經濟，建立了工業的基礎，一方面開拓了人民無限幸福的前途，開拓了社會主義無限可能性的建設前途。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〇年，蘇聯已經擬定了國民經濟復興與發展的五年計劃。它的基本任務，是要

在幾年之內就大大超過戰前蘇聯國家經濟發展的水準，並且確保大大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標準。在一切戰後的國家內部，被戰爭毀壞了的國家面臨着饑饉失業的現在，在勝利的強國內部，關於巨大的失業問題的現在，惟獨蘇聯既沒有饑饉問題發生，也沒有失業問題發生。莫洛托夫說，「我們不會有過，而且將來也決不會有失業！」——我國每一個人都有工作，因為我們的國家是勞動人民的國家。」這就是蘇維埃經濟制度的精品，是經濟上可以驕傲的唯一的制度。

### 和平的後盾

保障全世界的安全與和平，尤其是在逆流激化起來的今天，蘇聯的肩負就更其顯得重大。反法西斯戰爭雖然已經結束，紅軍對德國法西斯及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勝利，雖然已使蘇聯不致再在東西兩面受到德日兩國侵略的危險，但是在戰爭結束了的今天，居然還有要保守原子彈秘密的人們，這是為什麼呢？那麼恰如莫洛托夫所說的，「用不着爭辯，經久鞏固和平的利益，是要求愛好和平的人民具有必要的武裝力量」。無疑地，這種保障和平利益的人民武裝，完全不同於某些帝國主義政策的大列強國家的「武裝政策」。這樣說來，蘇聯之將長期保留大於他戰前的陸軍和海軍，就不但需要而且也是必要的了。

在戰後世界中，作為一個保障世界安全和平，推進民主的堡壘的蘇聯，無疑是一個更強大的穩定力量。在更加強大的穩定力量存在的今天，逆流的激盪是更加提高了全世界民主人士的警覺性。而且民主聯合政府已經在許多過去是法西斯半法西斯的國家內部，掀起了新的變革——向着社會主義邁進的新的變革。

（一九四九·十二·八）



## 論柯洛倫科

A·柯托夫·作  
何家槐譯

柯洛倫科 (Vladimir Galaktionovich Korolenko) 的第一部小說，出版於一八七九年。在八十年代中期，他的聲譽已經大噪，那時他竟在一年中間，寫出了四部小說——「馬爾加之夢」，「來自撒哈連」，「盲音樂師」，和「囉囉的森林」。他的成就，是很完滿偉大的，屹立着有如一塊世界文學史中的紀程碑。這些初期的努力，就使他脫離了暗中摸索的階段；因為他在藝術上的早熟，使他很快成爲一個俄國讀者歡迎的作家。他給他那時代的文學，帶來了新的主題，新的觀點；在他的著作中，讀者可以找到十九世紀俄國小說所缺少的，在他以前任何作家所沒有的力量 and 簡潔。

但柯洛倫科的成就，並不能單純歸功於他的天才。使他聞名於世的短篇小說，實在是他在開始的三十二年中間所得到的，艱苦的生活經驗的結果。

一八五三年，柯洛倫科出生於席托米爾城。他的童年和青年——整整十八年，都是在這裏和附近的羅夫諾鎮上度過。也是在這一帶，他發生了貫澈他的一生和在他的作品中都感覺到的，對於烏克蘭的獄身之愛。在二十歲，柯洛倫科已經很有資格稱他自己爲「一個智識份子的普羅列塔利亞」。他進了聖彼得堡的工藝學校，但經濟的困難，使他不能繼續學業。他被迫充任繪圖員和校對員，辛勤地工作了幾年以後，才能另進學校——莫斯科的彼屈羅夫斯基農林學校。在這兒，柯洛倫科和當時富有革命意識的青年混在一起，想做一個進步的宣傳家，而且，爲了更接近民衆，他還學習做鞋子。事實上，這時他已被列入了警察的黑表，被看成「國家的罪犯柯洛倫科」和「鞋匠與畫工」。當然，他是沒有犯罪的；他並不屬於任何地下組織，也不會參加什麼革命運動。他所做的工作，無非是替那些他認爲無辜的和那些他很堅定地護衛着的人們，積極地伸辯。爲了保衛一個被當局非法逮捕的青年學生，結果他自己也失了自由。在流放中，他公然反抗當地警察，因爲那些警察，對於其他囚犯都是虐待得非常

厲害。多年以後，當他已經成名的時候，柯洛倫科又爲那些被誣犯了宗教暗殺之罪的農民們辯護，也是同樣的勇敢，而且居然得到了勝利，受冤枉的農民們都被釋放了。

高爾基說到柯洛倫科的時候，會說他的生活是「一個英雄的艱苦歷程」。他曾屢被沙皇政府所放逐；當二十八歲——一八八〇年，被充軍到荒遠的雅庫斯克區的阿爾加村時，他發現自己已會坐過俄希尼伏洛斯基監獄，進過拖爾兒斯克勞動營，嘗過亡命到瓦脫加省與波姆省去的滋味。在他剛從西伯利亞回來，就在俄國各地同時出版的「西伯利亞故事」，證明了他在最艱苦的流放時期，柯洛倫科也沒有放棄他的信仰。他的著作，特別是最出名的「馬爾加之夢」，都充滿了作者對於社會上不平現象的激烈抗議，而奠定了作者的普遍的聲名。

這是些西伯利亞農民的故事，敘述那遙遠的列那河上的馬夫，那些俄羅斯和烏克蘭的移民，那些騾馬在山林中的流浪漢。所有這些人的生活，都是艱難而且窮困的。可是，在地球上却沒有一種力量，足以摧毀他們對於幸福的渴望，足以摧毀那種使人生變成美麗，把人類高高舉起，使其超過醜惡的現實世界的，無所不包的偉大熱情。柯洛倫科寫的，就是這種「人性之美」，就是這些不斷追求着更美好和更快樂的生活的人們。當他描寫西伯利亞農民「可憐的馬爾加」時，柯洛倫科說道：

「他的工作是很沉重的，差不多已經折斷了背脊。他生活在貧困中，忍受着飢餓，忍受着寒冷。可是，除了不斷地操心麵包和茶以外，他可還有別的什麼念頭嗎？」

「有的，他也有別的念頭。」  
「兇手」中的馬夫，受感於一個可怕的幻想。「犯罪！」這回無知的人被教唆道：「在犯罪之後，你才能領受懺悔的甜密。」如果他會嘗這種甜密，必須殺害婦女和小孩。可是，在最緊張的關頭，人的本性却終於阻止了他的犯罪。

在這些故事中，柯洛倫科都是採用了與「惡」鬥爭的主題；而他一生

都是循着這條道路前進的。

一八八五年，柯洛倫科被允許住在森齊納·諾美哥羅特；他在那裏繼續著作，描寫勇敢的和美麗的人們。「囉囉的森林」是柯洛倫科的最好作品之一，以爭取自由和社會平等為主題，讀起來像是一篇憂鬱的古代傳說。在米耐漢(Menchen)中，他寫一個偉大民族為自由獨立而鬥爭的故事。這故事的情節，大約是這樣的：一個被奴役的民族，曾在奴役的重壓之下垂頭喪氣，毫無反抗地屈服於暴力。但這屈服帶給他們的却是災難，「隨處都可以聽到被壓迫者的呻吟」。於是，這民族的領袖米耐漢號召他們起來鬥爭。米耐漢熱愛他的人民，憎恨着他們的仇敵。「他的愛像火焰一樣」，柯洛倫科寫道，「他的恨却像刺骨的風。當可憎的壓迫，沉重得不能再忍受的時候，米耐漢就獻身於他的同胞，他的心燃燒着熊熊的愛的烈火。」

以描寫這種自由人的方法，柯洛倫科大胆地號召鬥爭，指出勝利的唯一道路。

他那些關於俄國歷史和俄國民衆的作品，對於這個偉大民族為自由獨立而作的英勇奮鬥，增加了很多意義。在「戰爭，祖國，和人性」中，他曾說：「戰爭自然是艱苦，困難的，恐怖的……可是一旦我們發現了他的可悲的必然性，我們俄國人就知道在保衛我們的家鄉時，應得如何犧牲和如何才能贏得勝利。」

一九一八年高爾基提到柯洛倫科，曾說：「那個偉大和輝煌的作家，告訴我很多關於俄國民衆的話，那是我從來不曾聽過的」。他知道柯洛倫科具有描寫俄國人民的英勇，絕不動搖的必勝信念，精神的純潔，和各種天才的本領。高爾基特別贊賞他的「河流在嬉戲」，是衆所周知的事。這是一個關於維脫留加河船夫塔林的故事。在塔林身上，高爾基看到了俄國農民完成偉大事業的能力和在嚴重關頭堅決不移的意志的象徵。這是這個故事的基本觀念。在這故事開始時隨處可見的，塔林的冷淡無情，只是精神上受着壓迫的人們的外表，因為他的生命力，是無論如何不能摧毀的。當他被困於大風浪時，他看到了行動的號召，而在危急萬分的生死關頭，這個被動的「精神受着壓迫」的塔林，變成了一個新的塔林，一個準備證明自己的勇敢和能够做出偉大事業來的戰士。

柯洛倫科的天才，是很特別的。他奇異地把歷史家，散文家，新聞記者的性質，和詩人，短篇小說家，出色的傳記作者的藝術天才結合起來。

他那敘述伊里奇曾經細心研究過的工業城市巴夫洛伏的「巴夫洛伏速寫」，他那着着宗教暗殺事件被誣的伏脫克農民辯護的「論莫爾頓事件」，他那論述反猶太人倍列斯案件的對於發現黑百團陰謀大有幫助的文章，以及其他無數的短論和散文，使柯洛倫科成了俄國最有名的政論家之一。他的「十三號房子」——一篇論基希甫夫地方殺害猶太人的文章，被公認為一篇最精彩的進步論文。他的「每日記事」，揭發了很多一九〇六—一九〇九年反動時期的警察統治的秘密；托爾斯泰對於他的批評是：「這篇文章應該大量地印發。不論是杜馬的演說，是專論，是戲曲，是小說，都趕不上這篇文章的作用，甚至連牠的一點影響也及不到。」

在柯洛倫科引用「神秘主題」的作品中，也可發現這位作者的豐富的生活智識和民主傾向。即在幻想世界裏，他的人物也是充滿了生命力的活人，而且把他們放在真實的環境中；但這世界中的生活，會突然地變成美麗，因為他介紹了某種神秘的力量，使得即使是較複雜困難的社會糾葛，也可能迎刃而解。「馬加爾之夢」就是如此。在這小說中，托爾斯泰地主與農民之間的仇恨，評判他們的是非，而以左袒可憐的馬加爾這一方法，來重新建立地球上的正義。「阿翁·金·波爾」也是爲此。在這童話中，魔鬼赫強迫磨坊主承認他曾虐待和壓迫他的工人。

但這種情形，只有在童話或神仙故事中可能。現實的世界，柯洛倫科却用可驚的技巧，透過他的英雄們的複雜的心理變化，描寫牠的矛盾和衝突。在「盲音樂師」中，柯洛倫科一直挖掘到他的「靈魂深處」，很深刻地表現了這位瞎子的精神戲劇——他最後克服了個人的痛苦，而且通過了偉大的藝術，他終於懂得了和「看到了」他周圍的現實世界。

這種表現的天才和溫柔的感情，是只有第一流的藝術家才具備的，而在柯洛倫科描寫那個登陸美國的俄國農民偉大的「斯拉夫靈魂」時，我們就發現了這種天才和感情。這個故事，叫「在異域」。好幾代俄國人民，都會讀過這「農民在那外國城市的冒險故事」——這個人雖然沉默寡言，却能在困難的環境之中，保有自己的個性；這種堅貞，最後終於得到了那個「奇異國土」中優秀份子們的極高評價。

柯洛倫科的名字，是和兩個著名的同時代人——契訶夫和高爾基，密切地連繫着的。契訶夫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著名作家中最先認識柯洛倫科天才的人。柯洛倫科又是高爾基的第一個文學教師。後來，高爾基曾經寫道：「我之得進文學界，是靠着他的幫助的。」

## 談“變” 杜宣

“變”，變化之謂也，自有而無謂之“變”，自無而有謂之“化”，“變”之種類固多，“變”之形狀亦夥，在動物中有“變態”(Transformation)，是指動物自卵子發生，以至慢慢的成長，因時而變其形態也；在植物中有變形菌(Myxomycetes)是一種最下等的植物，沒有細胞膜，不能夠獨自生存，只能夠寄生在落葉和腐朽的木頭上，以上兩種，是從動植物中關於“變”的部分信手占來，然而人類中關於“變”的研究和發揮，更有其獨到與奧妙之處，中國的“易經”所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就是指變，中國的俗語中：“朝三暮四”，或“朝秦暮楚”，這也指“變”，但古人之“變”，又不如今人遠甚，尤其是最近在所謂“重光”的“國土”中，則“變”已發揮到其極頂了！幾天前奴顏婢膝的幫助敵人來魚肉我們同胞的漢奸，忽然於日寇乞降後一“變”而為“愛國份子”，或更變而為“中央要員”，同日本人在的時候還是一模一樣，威風凜凜，暢所欲言，所不同的僅是昔日的主子是日本，而今日的主子是重慶耳。這種人同植物中的“變形菌”是一模一樣的，為什麼他要“變”？因為他沒有獨自生存的能力，為什麼他能夠“變”？因為他是寄生在腐朽的木頭上，如果沒有朽木，在植物中就沒有“變形菌”，如果沒有糜爛的政治，在今天我們也看不到“變形人”了。

不過木頭到了腐朽的時候，就是它快要“化”成泥土的時候，從肥沃的黑土里，所生出來的，將不是那“朝生暮死”的“變形菌”；而是綠葉蒼蒼的喬木，或如錦似繡的芳草了。

一九四五，十一月，廿九日

依照他自己的計劃——他以為光講自己的故事和他同時代人的故事，是拘束了他那放縱不羈的想像力——這部著作是重覆着很多以往作品中的奇聞逸事，但無論如何，他的重覆却是從另一種新的文學角度出發。任何一個對於一八六〇—一八九〇的俄國生活感到興趣的讀者，必須讀一讀這

了完滿的成就。這是一部文學回憶錄，是他晚年（一九一八—一九二一）的著作。

柯洛倫科的長期文學活動，在他那部「我底同時代人的小史」中，有了完滿的成就。這是一部文學回憶錄，是他晚年（一九一八—一九二一）的著作。

這三位作家的友誼之深，在柯洛倫科和高爾基追悼契柯夫逝世所寫的輓詞，和高爾基追憶柯洛倫科的美麗而生動的紀念文中，都可以感到。連繫這三位作家的，是見解之一致，行動之嚴肅，和對於作品風格的重視。高爾基把柯洛倫科看成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一個永遠渴望和永遠追求「真理與公道」的戰士。一直到最後，高爾基都尊重柯洛倫科，曾經不止一次地向初學者指出柯洛倫科是他的先生，他的導師。

本很出色地描寫了俄國智識份子在牠發展史中最重要階段中的情形的傑作。柯洛倫科也會化了很多篇幅來寫孩子們的世界，就是在這園地中，他也建立了一個新的和比較高的標準。

柯洛倫科的「我和狄更斯的初次晤面」，是篇很好的傳記文學。在傳記文學的園地中，可以看到很多柯洛倫科作品的特徵：抒情主義，運用題材的能力，天賦的幽默和描寫自然的愛好。包含這個故事的散文與小說，最近已由莫斯科國立文學出版局印行。這個集子也收集了「馬加爾之夢」，「囉囉的森林」，「在異域」，「河流在嬉戲」，和其他的幾個短篇。

柯洛倫科於一九二一年死在波蘭脫伐；那裏，直到最近都有一個博物館，保存着他的紀念品，當作文學的遺產。和其他的文化寶藏一道，德國的法西斯匪徒，曾毀壞了柯洛倫科博物館，污辱了一個俄國人民最敬愛的作家。

● A. 柯托夫 (Anatoli Kotov) 蘇聯文藝批評家。

● 在西伯利亞冬天，凍冰了的列那河 (Lena River)，是被當作交通大道的。

● 黑百團 (Black hundreds)，為舊俄復辟派所組織之黨團，其目的在鎮壓革命，撲滅自由主義及民主運動，手段至為野蠻殘酷。

● 杜馬 (Duma)，舊俄議會，特指一九〇五年之俄國議會。

## 詩二首

家槐

## 也算家信

自從那一年出征  
還不會寄回一封家信

但在這荒僻的江邊

我卻突然想起

那貧困的，破落的家庭

我跳進江水裏

肅清了蟲子

洗清了污泥

然後誠心誠意地

拋下一根竹竿

輕輕地囑咐：

「啊！趕快流吧

當你隨着這混沌的江水

流過我家門口的時候

千萬替我報一個平安

我的女人會認得你

會知道你的來意

因為在我們

兩小無猜的時期

會把你的兄弟

當做馬兒騎……

## 右江上游

居然也有人

歌頌右江兩岸的富庶

## 關於羅曼羅蘭翁

陳原

——「人和書：雜記」其一——

去年的最後一天，世界損失了一個崇高的靈魂。歐洲的智慧底燈塔忽然熄滅了；活的文化史永遠的沉默了；羅曼羅蘭默默地死在解放的法蘭西鄉下了。

在法蘭西那些黯淡的「下雨天」的日子裏，是曾經不止一次傳出過老人的死訊的；人說：納粹把他從住宅裏趕出來，囚禁在集中營裏，讓他餓死。連逃亡到莫斯科的法蘭西作家布洛克，也說：羅曼翁是確乎必死無疑的了。可是他卻沒有死。在那「下雨天」的日子裏，被逐出老家，被剝奪了說話的自由，和生活的資料，這一點倒是真的。

他默默的生活在鄉下。他不得不默默的生活在鄉下，在那失卻自由的屈辱的幾年間。他只能默默等待歐洲的黎明。

「對每一天都應當抱着虔敬的心思。愛它，尊敬它，尤其不要損害它，即使像今天這樣灰色的悲慘的日子也得愛。」如他所說：「不要着急。此刻是冬天，一切都睡着。美好的土地將會蘇醒。……虔誠呵。等待呵。如果你是善的，一切都會順利。」

一個失掉了自由的老人，就只好如此虔誠地等待着美好的土地的蘇醒。六月，七月，八月；登陸，追擊，解放。巴黎解放了。法蘭西解放了。美好的土地蘇醒了。而羅曼翁仍然拖住病弱的軀體，默默的住在鄉下。世界等待着他的聲音。但他沒有說。也許是太過歡喜了，太過歡喜也可

以沉默的。

巴黎解放之後四個月，世界還沒有聽見他那堅決的有力的聲音，他便永遠的離開這個世界了。

★ 他的目的不是成功，而是信仰。★

羅曼翁借克里斯朵夫的口這樣說。是在講他自己呢。——是的，他的目的不是成功，而是信仰。什麼信仰？偉大的人民的事業底勝利。如史蒂芬·茨威格所說：「一九一四年是羅曼翁私人生活結束的一年。此後他的事蹟，是屬於全世界，他的傳記已是歷史的一部份；他個人的經驗，再不離開他公衆的活動了。……一九一四年以後，他就成了和他的理想合一的人，而且是為實現他的理想而奮鬥的人了。」

從那時候開始，「他的目的不是成功」。聽他說：「我已經毀了我身後的橋樑了，不管我後面是有橋還是沒有橋，我永不再回頭了。同志們，讓我們一同前進吧。」

「我不認識歐洲和亞洲。」他這樣寫給中國的弟兄們：「我只知道世界上有兩個民族：——一個上升，一個下降。」

「一方面是忍耐，熱烈，恆久，勇敢地尋回光明的人們，——一切光明：學問，美，人類的愛，公共的進化。

「另一方面是壓迫的勢力：黑暗，愚蒙，懶

居然也有人讚揚右江少女的美麗，但我所見的——却都是瘦弱，疲憊，消瘦，苦難的婦女，就是正當花時的姑娘，在她們臉上，也看不到一點春情，一絲笑意，而且山上沒有幾棵樹，水中沒有幾條魚，點綴着右江兩岸的也只是可憐的雜糧，疏疏落落的，枯黃了的玉蜀黍。

可是，居然也有人歌頌右江兩岸的富庶，居然也有人讚揚右岸少女的美麗，這是無聊的欺騙，這是金色的謊語。

啊，右江！你原是未開墾的處女地呀，什麼時候，我這江南的流浪漢，才能聞到你兩岸稻香？什麼時候，我才能聽到在那鬱鬱下垂的，像我故鄉一樣的稻叢中，妙齡少女的歌唱？

一九四五·六·色色途中

情，迷信和野蠻。

「我是附庸前者的。無論他們是生長在什麼地方，都是我的朋友，同盟，弟兄。我的祖國是自由的人類。偉大的民族是他的部屬，衆人的寶庫乃是太陽之神。」

偉大的靈魂：偉大的行徑。上次帝國主義混亂的時候，他反對那非正義的戰爭；法西斯在開始猖獗的時候，他領導着全世界的知識份子作保衛文化的運動。地球上散播着反蘇的空氣的時候，他大聲喊出蘇聯是人類的新理想國。——同時他坦率的忠告蘇聯的人民：

「千萬不要把今天的勝利看得滿足！尤其是不要依靠那些得到的成功！成功一次是不能持久的。必須天天成功才行。每天早上，我們都得把新的工作担當起來——把上一天開始的鬥爭繼續下去。人間的生活永不停止。誰停止了誰就落後。我們必須一直前進。對於錯誤，對於不公正，對於死，我們必須不停地力爭着更大的更大的勝利。記着偉大的歌德的話。『只有必須力爭着自由和生活的，才應得到自由和生活。』」

羅爾翁走過的道路，就是知識份子的道路。

★ ★ ★  
「要把陽光播散在別人的心裏，先得自己心裏有。」他說。

他自己心裏有陽光。  
首先，他借了「約翰·克里斯朵夫」把陽光播散給別人。

你聽「克里斯朵夫」第二卷第三篇裏的號召吧，

「去死吧，你們這些不得不死的人！去受苦吧，你們這些必得受苦的人！人生來不是快樂的，而是生來完成我的律令的。痛苦吧！死吧！但

你得成爲你所應該成爲的生物；——你應當做一個大人！」

應當做一個「人」。所以他獻出了一系列的「巨人傳記」，他寫出了一些「人」的英雄。

「我不大知道什麼叫做英雄；」在別處地方，他解釋道：「但我的理想是：一個英雄是竭盡所能的人。平常人則做不到這一點。」

他寫托爾斯泰。因爲「在十九世紀終了時陰雲重重的黃昏，他是一顆撫慰人間的巨星，他的目光足以吸引並慰撫我們青年底心魂」。他寫貝多芬。因爲這是「一個不幸的人，痛苦，殘廢，孤獨，痛苦的化身，世人拒絕給他歡欣，他卻自己創造歡欣，來給與世人。他用他的痛苦鑄造了這個歡欣。」

他寫這許多巨人。他寫這許多英雄。他獻給無數「沒有威嚴，沒有幸福」，而在「轉戰於孤獨和沉默之中的」人們。而他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在孤獨和沉默之中戰鬥了七十七年的歲月。

★ ★ ★  
老人離開這個世界一年了。十二月一到，我的心就感到鉛樣的沉重。再也聽不見老人的親切的聲音了。因爲，如他評托爾斯泰似的，他「不止是一個受人愛戴的藝術家，而是一個朋友，最好的朋友，在全部歐洲藝術中唯一的真正的朋友。」

歐洲已經望見黎明了。亞洲也已經快看見黎明了。地球六分之一的地方早已天亮。十一年前老人不是說過麼？「狂風暴雨的時代終有消逝的一天……不論是否使用武力，人類必向統一的途邁進！」

一九四五，十一月，末，廣州。



# 民主和內爭

陳此生

獨裁者，法西斯主義者——一言以蔽之，反民主的人們，往往製造內戰，不惜以內戰為滿足欲望底手段。例如袁世凱，倘若他遵守「臨時約法」，容許各黨自由活動，自由發展，不以非法無理底手段排除異己者——孫先生領導底國民黨，就不致發生「癸丑之役」。又如十三年推翻曹（琨）吳（佩孚）統治之際，倘若以段祺瑞為代表底北洋軍閥能够接納孫先生「北上宣言」之主張，召開代表各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軍底國民會議，共決國是，也不會發生「北伐之役」。

癸丑之役雖開始於國民黨的四都督宣告獨立，然而，四都督之宣告獨立，由於袁世凱利用其政治權力，壓迫異己底國民黨，使之不能存在以遂其一系專政一人獨裁底私願。這一次內戰，實際上專制主義者有意造成的。

北伐之役雖開始於國民革命軍之北上，然而革命軍之北上，由於北洋軍不肯以民主底和平底方式解決中國問題，而仍然企圖以武力完成其所謂「政令統一」和「軍令統一」之類，迫使廣大底人民俯首聽命於其武力之下。這一次內戰，實際上又是反民主者有意造成的。

民主是以衆人的主張決定衆人之事底意思。衆人沒有發言之餘地則已，有就必然要尊重衆人的權益，必然要制止少數人之橫行無忌。但反民主者卻是要奴隸全國人民，視全國財物為私產的；其拼命阻止民主實現亦是必然之事。不過，世間畢竟沒有甘心永久做奴隸底人民，因而往往發

生反專制反獨裁底事件，而且繼續發展。所謂「糾紛」，其實便是這麼一回事。當此場合，如以民主方式來討論問題，並且服從衆人的決定，自然可以和平解決。反民主者一定要維持其一系專政一人獨裁底局面，就只有利用其權位使用其武力來「討伐」其所謂「反動分子」。所謂「內戰」，其實便是這麼一回事。如果不幸而人民被壓服下來，便是反民主者所追求底「統一」。因而他們之所謂統一，不外是用指揮刀驅全國人民走進牛欄馬廄而已。

自然，反民主者正如廣東人所謂「周身無賴氣」；他們認為全國人民被奴隸於他們，全國財物被支配於他們是天經地義。反對這樣的便是犯上作亂，罪該萬死；不幫同他們壓榨老百姓的便是「匪」，便是「奸黨」。因而他們的出師，是「勦匪」，是「除奸」，是「討逆」，不承認所謂「內戰」。三十多年前，就有袁世凱其人硬指孫先生領導的國民黨為「亂黨」而「殺無赦」，使得當時的志士悲憤萬分。不料事隔三十年，世界已經結束過兩次大戰，而袁世凱嘗試之而失敗的手段，也會被視為上策。這表現出佛朗哥似乎太低能，同時證明法西斯主義實已走頭無路。

事實畢竟是事實，事實勝於雄辯，儘管反民主者美其名曰「勦匪」，曰「靖亂」，曰「討逆」，應有盡有，而事實上仍然是發動內戰。老百姓雖被愚民政策愚了許多年，也不致因為這幾個冠冕堂皇的名詞便失了事實的感覺。

極顯淺的道理已擺在眼前：民主才會得到和平，反民主者必然就是內戰製造者及發動者。誰個獨裁？誰個要一黨專政？誰個把人民監禁在集中營和防空洞？誰個禁制我們的言論出版自由，妨礙我們的思想信仰自由，剝奪我們的集會結社自由？這都是事實。事實為人人所見聞，抹煞不了的。

嚴格說來，從辛亥革命以至今日，僅有抗戰初期的極短時間內算是停止了內戰；其餘都在內戰，不過抗日時期內為中外大勢所迫，不表面化不廣泛化罷了。內戰延綿了三十年，又飽嘗了日寇的八年蹂躪，國人之厭惡內戰與平民生之不堪內戰，不言而喻。反民主者也不得不遁辭於「勦匪」，「維持軍令政令之尊嚴」，「保障國家之統一」之類。但我們不要忘記，自袁世凱以來的內戰，皆由於握有政權底人一味以武力貫滿其私人的意欲，絲毫不肯讓民意表達其主張。因而我們不要忽畧，如盼望內戰息滅，永遠息滅，惟有奮起爭取民主政治之實現。多數人有發言權，是非以多數人的意見為標準，衆人以爲是則執行，衆人以爲非則取消，難道還會有內戰？

今天，誰爲民主而奮鬥，誰是民主的支持者，這是事實。事實爲人人所見聞，抹煞不了的。凡是希望民主實現，希望中國政治上軌道的人們，不可袖手旁觀，必須參加民主陣營，使民主的力量壓倒反民主的力量，才可使反民主者知難而退，不得不接受多數人的要求。這才可以避免內戰。

倘若反民主者死硬到底，依然恃其武力以反抗多數人的意見，那就真正是「逆」了。逆民主者必然失敗，逆多數人者必然迅速崩潰。這樣而發生內戰，固然也是不幸，但很快便會消滅，消滅後也不會再來。我們必須從爭取民主以消滅內戰，從民主之實現以求內戰之永久消滅！



# 致美國總統書

—文 摘—

美國杜魯門總統閣下：

我們是中國的一羣青年學生，我們在自由教育思想下面成長，我們熱愛民主。我們一直在為中國人民的利益，為民主幸福新中國的誕生而呼號努力。我們始終相信：美國由於她民主自由的傳統，一定是中國人民真實的朋友。然而今天我們眼看到貴國政府在中國所施行的種種政策，完全違背故羅斯福總統大西洋憲章的精神，摧殘中國人民的利益，阻礙民主新中國的建立，我們不得不向閣下所領導的政府提出嚴重的抗議。

在聯合消滅日本法西斯的戰爭中，貴國對我們的援助，我們非常感激。日本投降以後，貴國宣佈要幫助中國完成解除日本武裝的任務，鑒於我們自己政府的無能，我們也不得不表示感謝。然而今天事實證明了貴國所宣稱的協降工作，並非貴國真正的任務。貴國軍隊開入北平已歷兩月，然而直至今日北平城的數萬日軍，仍未被解除武裝。

鑒於近來美國軍隊在華的行為，我們不得不向閣下指陳貴國政策業已超出閣下「不干涉中國內政」之諾言。貴國軍事人員直接參加並將武器供給正在進行之內戰，及運輸國民黨軍隊至衝突地區，擴大內戰範圍。凡此行為，中國人民認為貴國顯然悉力支持中國內戰，與維護中國民主政體之成長，安定世界和平之政策，完全相反。我們相信：貴國人民親手製造的武器，決非為屠殺中國人民而使用！我們相信：閣下也無權命令貴國人民在完成了擊敗日本的神聖任務之後，為這種不名譽的行動而犧牲。我們更相信：中國的事情，只有中國人民才有權利來決定，貴國政府，實無權干涉，更不應參與。

我們成萬個中國青年學生，為了中美人民的友誼，為了世界持久的和平，謹向閣下建議：請在閣下領導下的貴國政府，重新考慮貴國的對華政策，切實貫徹「不干涉中國內政」的諾言，尤望立即撤退貴國駐華軍隊，停止以武器及物資供給中國政府進行內戰，並立即撤換貴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將軍及在華美軍總司令魏德邁亞將軍。我們敬向閣下表示敬意。

國立西南中山中學  
雲南省立昆華農校  
雲南省立昆華工校  
國立西南聯大附屬中學  
國立雲南大學附屬中學  
私立南菁中學  
雲南省立英語專科學校  
私立中法大學  
私立五華中學  
雲南省立昆華女子中學

私立南真中學  
省立昆華中學  
私立大同中學  
昆明俄文專科學校  
私立求實中學  
私立天祥中學  
私立長城中學  
私立粵秀中學  
私立衡岳中學  
私立天南中學

私立黔靈中學  
昆明市立中學  
昆明市立女子中學  
國立雲南大學  
省立昆華女子師範學校  
私立培文中學  
中國建設中學  
私立中法大學附屬中學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全體同學

### 編者、作者、讀者

在以上幾期裏，我們對於民主政治的問題，已經刊載過幾篇討論的文章。但關於經濟上的民主，我們還沒有專文討論過。千家駒先生在這一期裏所寫的「論經濟的民主」，正滿足了我們的要求，同時也會滿足了讀者的要求。他說經濟的民主須以政治的民主為前提，而真正的民主則在於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合一，讀者當會首肯罷。

美國駐華特使馬歇爾要來了，我們曾經因此刊載過一篇文章來檢討他來華前後的美國對華政策，但那是關於政治方面的。而狄超日先生的「從中美經濟關係論美國對華政策」，則是站在經濟立場上來檢討美國外交的。

此外，拉鐵摩爾所寫的「論美蘇在中國的關係」，讀者更不能不看一下，因為美國對於中國和蘇聯的態度究竟怎樣，以及美蘇在中國的關係究竟怎樣，一個美國人的文章是會提供我們許多寶貴的參考資料的，何況作者又是美國一個著名的遠東

### 問題專家。

這一期的特輯，是特別討論蘇聯和世界關係的。思慕先生的「戰後蘇聯的動向」，是一篇總論，而分論蘇聯和東方、西方的關係的，則有赫生先生的「蘇聯與中國內爭」及張鐵生先生的「蘇聯和西方」。在目前，由於美英蘇的合作還不够強固，因此國際間就又常常籠罩一片片的疑雲，尤其是對蘇聯方面會有種種不同的看法。但是，只要我們看過了這三位所寫的，就不難明白蘇聯外交的真正面目以及蘇聯與各國的真正關係了。同時沙溪先生所寫的「蘇聯——堅持民主和平的堡壘」，也能使讀者瞭解蘇聯對外的態度。

最近雲南昆明所發生的學潮，乃由反對內戰而起，這與其說是一種學潮，毋寧說是一種反對內戰的運動。我們感謝狄思先生寄給本刊一篇通訊「反內戰運動的大流血」，使得讀者可以完全明白這次運動和流血的真相，凡是稍有人心的人，沒有不深深表示同情的。並且我們在文摘欄裏還轉載了昆明二十九個學校的「致美國總統書」，以顯出中國人民的輿論的一斑。

讓民主浪潮奔騰到天涯海角(半月瞭望).....	編者
從馬歇爾使華談到美對華外交.....	張鐵
如何提高人民生活水準.....	益
特輯 { 摧毀日本軍事的根.....	涯
{ 懲治日本戰爭罪犯的問題.....	赫
{ 日本民主化的前途.....	思
親日份子把持下的菲律賓(譯文).....	蕙
逆流阻止不了人民的勝利(戰後世界問題講座).....	沙
文藝 { 牛背脊.....	金
{ 夢與現實.....	何
{ 痛苦的反芻·熱情的細嚼.....	樓
{ 七首集(雜文).....	司馬
勝利來到了上海(通訊).....	號

### 管制日本問題特輯

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第一卷·第三期

## 自由世界

半月刊

# 大千印刷出版社

Wide World Printing & Publishing Co.

經售印刷材料  
代為顧客設計  
承接各界印件

定期不誤  
價格低廉

出品精良  
工作認真

香港干諾道中一二四號  
電話二二一七八

戰後少年唯一的讀物

# 少年時代

半月刊

●●熱心兒童教育的家長和老師應該同小朋友訂閱一份●●

有最精彩的兒童歌謠  
有笑話和難猜的謎語  
有戰時短篇連環圖畫  
有製造小工藝的方法  
有各地小朋友的通訊  
有最動聽新奇的童話  
有小朋友自己的創作  
有介紹世界名人巨作  
有最有趣的科學故事  
有最新鮮的時事講座

本社徵求基本訂戶五千份在今年年底以前一律八折優待

創刊號已於十二月十六日出版

本刊已依法呈請登記

# 香葉牌 金鵝牌

新興煙草公司出品

科學捲製

香醇名貴

本公司所出名煙  
曾風行曲江及粵  
東各地，堪與舶  
來品比美，諸君  
光顧，曷勝歡迎

總發行所：廣州漿欄路新興煙草公司



## 兄弟圖書公司

在廣州開幕

歡迎批購·歡迎郵購

世界文學名著	國內名家創作	教學參攷讀物	實用公文會計	工商應用知識	歡迎批購郵購
--------	--------	--------	--------	--------	--------

地址：廣州市惠愛東路三二八號之一  
電報掛號：廣州市〇三三八

本公司總經理

### 大千畫報

這是一份新型的畫報，由香港大千畫報社印行，名不刻家新波先生主編。內容注重國內外新事物及新知識的報導。豐富精彩，印刷精緻。歡迎同業批購，讀者定閱。定費暫收國幣一千元，出版時儘先發奉，八折優待，寄定定費為止。

定價：每冊零售國幣一百元